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八

鄒上趙南星夢白

著

吳橋范景文夢章

閱

序

花萼堂吟稿序

余爲諸生時卽聞成安有二蔡云長曰孟受次日
仲聞皆聰穎夙成博綜典雅趙魏之間爲詩者故
少而二蔡與東明石拱辰穆敬甫以詩倡和每出
遠邇傳稱之二蔡又皆孝友儼負意氣立然諾



名聲籍甚孟受居官疆項不能自摧於權貴屬吏之貪汚者卽有與援必奮力擊之而安福劉侍御臺劾江陵時孟受正爲僉事遼海附鴟之徒迹射之竟罷官仲聞慷慨有大略其備兵岢嵐時中國方與俺酋講互市事酋桀黠其妻三娘子者能制御酋至諸邊兵使者皆不敢與相見仲聞與之飲紅門帳中酋極歡聽約束金繒之費較之入鎮省十九作塞下曲勒石紅門外當此時仲聞望隆華夷與同事者詣制府制府再三揖謝仲聞坐有間

再三稱之而衆皆相顧五色無主竟以飲章中之而仲聞歸矣二蔡氣節事功犖犖可觀其弟叔達氏最晚出高才多學能詩如其兩兄試爲孟縣宰神明愷悌治行於晉中寡二於是趙魏間稱成安三蔡云余釋褐時識孟受京邸仲聞以征反孛酋再起有以宿訕害其功者余在事爲爭之未幾仲聞以功成退余以罷歸仲聞再起遼海過我鄙上旣而叔達持其兩兄書來蓋向所聞三蔡者余皆識之風流瀟散如所聞而忠赤之心剛挺之氣流

俗未之能知也叔達爲孟縣則仲聞已就世矣孟受春秋高叔達乃刻其三兄弟詩曰花萼堂吟稿者屬余爲序蓋孟受仲聞宦成蚤歸而接之以叔達所謂父母具存兄弟無故豈惟無故又聰明材美俶儻不羣彼大聖懷不咸之悲古賢發皆有之歎憮矣則亦無故是幸而何必皆才故士聞天下有一才則不難陵崢嶸山踰深溪求交也而乃淑秀鍾於同氣瑰朗聚於家庭白雪之調同高流水之絃共賞其人皆等而上於羲皇其詩則陷而亦爲

大層旣翕且孰倡子和汝於鑠乎盛矣迨乎仲聞云亡叔達出宰孟受老而獨居昔盡同株之歡今軫異林之痛敘歡之作雖孤起而易成述痛之章雖有和而易廢杯斝興嗟毫楮墮淚睹昔日之所爲詩絢焉在目衰也甚矣逝者如斯豈不悲哉茲叔達之所爲刻其詩也夫有朝必暮何盛不衰惟夫雅人騷客飛文奮藻摠蓄積之情敷寫其所感觸傳之其人而被之管絃此世代之所不能限也三蔡之詩足當之矣人三爲衆而況兄弟三人皆

躬儁才此古今之勝事也且其人皆在賢豪間俠者慕其氣決君子欽其孝友文士愛其研詞孟受之方格仲聞之膽智皆已流聞天下而叔達之事業未艾凡此皆足以不朽草花之榮落亦何悲之有哉請以此慰孟叔氏而仲聞亦可無恨於泉下矣

○五嶽誌詠序

余聞榆林杜日章將軍之名夙矣日章家禪韜鈴少稱膽智而博涉羣書詞藻溫麗編交海內之文

人余非文人也日章過聽客歲正月以其所著五嶽新詠若干首千里寓書屬爲序余已許之而疎懶未糊管也今年正月復寓書來曰向僅爲五嶽諸詠今復爲誌而求序焉夫日章何慕五嶽之深也五嶽者神明之所依託聖仙之所往來幽人之所栖息自尚子平欲待婚嫁之畢徧遊五嶽不聞其得果彼子平幽人也猶不能遺塵世之累而脫然長往日章方爲將今天下武備空虛虜驕民怨幸未生豪桀目前無事亂形已見瞻烏爰止於誰

之屋何暇遊五嶽夫人之情品既殊其精神所注
隨之有異略其懸絕大都以富貴爲性命必不可
舍位益大而患益深夢山林臯壤卽欲被除此其
人自不暇遊五嶽卽強欲遊之亦垢雲霞而污泉
石矣則終老朝堂而可乎朝堂之設以待賢人神
明之降精者也聖仙之化形者也幽人之應聘者
也彼人者何可以居之故必能遊五嶽者然後能
爲將相何則其人意不在富貴則必在天下矣一
意在天下何功德之不立若意不在富貴又不在

天下而在五嶽上之欲遙與輕舉下之枯槁以盡
則一偏之士也昔張子房身爲帝師贊成漢業而
始契於黃石終從乎赤松微妙玄通至矣哉日章
身居行間而心懷五嶽意蓋在斯乎異日天下倘
有事則余可無憂矣余罪廢無用多病益疎懶恐
終不能遊五嶽得日章之誌詠而時覽觀之是日
章送五嶽於我几席間也

嵩吟序 傳元

夫才亦難言矣要之以有用於天下故高陽高辛

之子五臣十亂之儔皆名爲才去古旣遠運衰精
散世人不知所謂才猥以文章之士當之往往不
達政事其所謂吏才者率皆俗吏以小慧小察相
競胥無用於天下而其所能者乃中人之所不能
故才之稱歸焉蓋末世之陋如此趙子曰余觀于
嵩吟而知傅元鼎之才也元鼎自才而能爲文章
峭潔秀艷一時摘詞之士罕及之者試宰登封邑
於嵩山之下值郡國無年又時方興利鏹金權稅
之使四出重民騷而輕民亂元鼎下車未幾宿盜

就擒逋賦樂輸幾無畱牘民有頌聲先是元鼎不
暇櫛沐無論操管爲文至是睹衆庶之悅豫乘聽
覽之餘力乃游於嵩山乃陟其巔乃歷其盤乃探
其窟乃漱其泉吊邁軸之隱逸訪寄寓之聖仙博
採據於幽經多人跡之所未涉而父老之所未傳
山靈才藻合助互發乃一一而詩之或圖厥象或
傳厥真與會所至各臻妙境仕宦者得之可以滌
塵襟遜栖者得之可以發遙想登陟者得之可以
助探討未至者得之可以資卧遊蓋自元鼎爲邑

而風雨應卦草木濺潤鳥獸不驚四境之內皆幸
年穀之順成士女之吉康以爲山靈之降福也而
歌舞報賽之卽山靈且藉元鼎以克寧矣而又以
暇日抽思挾藻頌神明之德闡幽玄之蘊播之金
石傳之天下神之聽之豈不訴訴樂康也哉故曰
余觀於嵩吟而知元鼎之才也余聞元鼎授官時
甚慮服官之難此自元鼎之小心耳乃蒞任朞月
而德音亨于神人當道者皆疏薦之夫才豈有二
乎哉能文章之才卽能政事之才此猶其彰彰者

也能晦之才勝於能明能柔之才勝於能剛能下
人之才勝於能上人皆非有二也明乎此者則幾
于古之所謂才矣余于元鼎有深望焉

蕭季馨北征詩序

昔孔子敘詩而首周南著文王至德之化刑于后
妃以至汝墳江漢之間男潔而女貞是以上則公
子振振下則賢才衆多至求其所謂賢才者則赴
赴武夫公侯干城是也蓋文武一道也文若耳目
武若股肱均之不可缺也故晉文公謀元帥趙衰

日卻穀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豈非以其有文乃能
武哉耳目不聰明則股肱無用矣猶股肱痿痺而
耳目無用也後世不知詩書禮樂之爲武以爲馳
馬舞劔而已又不知天六地五之爲何物而以詞
翰爲文于是文吏自貴而武爵日輕至以赴赴爲
詬病則周南之詩何以稱焉且男子之生宜懸不
律于門而必弧矢也何哉蕭季馨之爲將也寧夏
之功天下莫不聞所至邊塵不驚乃其人行誼淳
備識度玄遠可謂質有其文武矣而故說禮樂敦

詩書非徒以詞翰見長而已乃其所爲詩骨力色
澤風韻才情種種皆佳種種皆合今操觚染翰殊
不乏人然罕有能過之者余不以此爲季馨之文
而姑言今之所謂文則季馨實兼之才如季馨誠
未易得今天下漸騷方用長槍大劔而士大夫每
每摧折武士夫文武一道也其說在乎書矣曰熊
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不二心者振振也
語文德也能熊羆者赴赴也語武節也兩者合而後
王家賴之其惟季馨乎

穆仲裕詩序

或問巢父許繇能詩乎曰能龍逢比干能詩乎曰能平原信陵君能詩乎曰能見之乎曰未也未也何以知其能曰人之志發而成言言出而成聲志美而言隨之言美而聲隨之二者合而成詩彼夫脫屣萬乘之賓也談笑鼎鑊之臣也義高秋天之倫也而豈有卑言凡聲乎哉東明有穆敬甫先生者忠孝節信行名白著天下莫不聞

朝家用之銓曹將大任之而爲權奸所害終身禁錮以其盛年讀書萬卷爲文萬牒以上天下又稱詩人然先生其人卽不作一字吾必以爲能詩先生有子曰仲裕稱才子有其父風天下莫不聞若仲裕者卽終身不作一字吾必以爲能詩而仲裕自少而無俗學之障翳脫世榮之鞿羈暫爲散吏旋以病免盡讀手澤之遺書徧交父行之耆舊其世業詩也其嬉遊詩也其談笑詩也其歎喟詩也其入於耳觸於目莫非詩也口出而若神思動而若淵無所不合無所不似無所不徹無所不臻其

妙豈非其風骨襟期自有殊絕夷等者耶余不識仲裕而知其能詩得其詩讀之語語皆合契恍惚見仲也而爲之序之如此

雅什流風序

余嘗僭謂天下無論雅人卽求一雅語亦不可得雅也者正也常也古也斐也邪焉則不雅怪焉俗焉俚焉則不雅皆不可以登於明堂故詩有小雅有大雅自周室東遷而雅降爲風自五言七言興而風雅俱亡其所謂詩者截然與古判矣後之篇

家如韋孟之倫間爲四言雖未必盡合於古譬之被服儒者必學善步故曰擬之而後言此之謂也杜日章世爲大將其韜諳勳業動域中然無書不涉好爲詩久之擬二雅爲四言名曰雅什風流以示余余友孫文融嘗與余約爲古文周詩而余駁之以爲此所謂別尋僞體親風雅者也今讀日章之詩雅之四義備矣可以登於明堂矣余蓋甚自愧也夫人之精神必有所用位高而勢赫金多而欲遂世之人所竭其精神而求之者不過如此耳

有能用之於筆墨者卽雕蟲小技乎余以爲勝於
求勢利也爲雕蟲小技而成余以爲勝於極富貴
也而日章乃爲雅什斯其志豈不超絕於人萬萬
哉日章家世大將其奉入悉以養士所在卽窮荒
絕塞四方之詞人麇至其宦游里居者悉使人持
書幣求得片楮尺牘之善者愛如琪璧夫其精神
之用如此豈復有塵俗之意入其胸中夫視其庭
可以搏鼠則不能歌塵俗不入其胸中而後神明
宅焉道德生焉文章功業出焉日章殆非近代之

名將比也余甚愛日章輒爲序其雅什好文若日
章者至矣所交海內之文人都盡矣長安馮少墟
先生有道人也其以余言求正焉

孔諫甫詩序

昔孔子言誦詩三百而不能從政則無爲誦詩夫
六經皆可通於政而獨言詩何也易之道玄遠矣
書者紀帝王之政者也禮樂亦政也春秋夫子之
政也習于政而後知爲政未必能爲政也何也彼
所知者古人之政無預於已也惟非爲政而能通

於政則可謂知爲政矣。今夫三百篇固不可解也。而儒者以選舉升第之故，不得已而解之。其所謂道學家者，又多迂闊強解之。夫惟以不解解之者，則可與言詩矣。夫孔子嘗以言詩許子貢，子夏矣。其所解者，非後儒之所謂解也。猶不解也。無論三百篇，卽杜子美之詩，固亦未易知。不知而贊之者，多矣。其不欺者，直以爲秦聲，非詩之正體。或曰：往頽然自放，以子美之雄渾矯健，似西秦之文。而曰秦聲，則先秦之文亦非正體。然子美亦何所不

有爲文者，或謹嚴或澹蕩。此文武張弛之道也。而云頽放，至有言王摩詰之詩天也。子美之詩人，也彼自出之，不欺無足怪者。李獻吉學子美而未備其妙，然近代罕及之者。卽深知其解者，亦罕矣。蓋世之人，知文之文而不知質之文，知巧之巧而不知拙之巧，知腴之腴而不知淡之腴，知正言而不知倒言，知直言而不知旁言，知顯言而不知微言，知已言而不知未言，知有言而不知無言，有讀魯褒之錢神論而駁之者，曰錢不若金玉之貴，而挾

持便世人之稱詩皆若此矣是何能知詩何能爲
政能知詩者則其性地近於靈明矣其何事不徹
今天下南方之爲詩者尤不喜杜李孔諫甫生於
廣東乃獨喜之一一誦之於口其爲詩不專學二
子然皆唐人之致其氣骨大與二子類近日之爲
詩者鮮有及諫甫者也諫甫來爲柏鄉令邑之人
以南北絕遠未必知土風不無弛傷嘗試之諫甫
洞見表裏懲奸黠扶弊竇其聽斷甚敏久逋之盜
多所擒獲一目而四境稱神明此所謂詩之通於

爲政非耶諫甫天性於世味一切無所嗜而獨嗜
詩其視軒冕甚輕而視民生甚重世有如此人而
不能爲詩爲政者乎諫甫蓋先師孔子之後余嘗
得其族譜觀之自唐尚書貞公曾孫進士避難嶺
南至今代有顯人諫甫志節文采不愧大聖人之
裔余不肖亦孔子遠代弟子也不敢自薄而它於
諫甫諫甫其努力不朽之業使士人知詩之道無
所不通宜自孔氏始也

涉園詩序

余狂誕忤時蚤歸鄙上爲園東門之外曰芳茹園
始學種蔬興至則爲詩且二十餘年矣乃知學者
不可不爲詩詩也者聯屬天地萬物而暢吾之精
神志意者也一日廢詩則子焉與天地萬物不相
關涉故君子處富貴而不鄙遭困阨而不憂其必
以詩乎關中郭胤伯於華山之下爲園日涉園吟
詩其中久之成帙余得而讀之胤伯有詩人之心
而又有其才有其致有其養故清逸藻秀直追作
者非近日之稱詩者也夫余爲時所棄退而園居

爲詩宜也胤伯英年入諸生方將經營四方而亦
園居爲詩且其詩時有侘傺不平之意蓋詩可以
觀世焉三百篇之中大都志士勞人感時發憤而
作者也此胤伯之所以宜爲世用也夫子焉與天
地萬物無所關涉者天下其何賴焉余弱冠時先
大父爲武功宰余入關中覩華山之奇峭余爲園
于鴻原泰陸之間列子所謂無丘垤者讀胤伯之
詩蓮花峰若飛而來吾園矣胤伯之父方伯公能
爲詩其兄胤穆胤父胤震皆能詩胤伯之於詩固

性有之亦得之家學哉

三溪先生詩序

詩也者興之所爲也興生於情人皆有之惟愚人無興俗人無興天下惟俗人多俗人之興在乎軒冕財賄而不可以發之於詩其所爲詩率勦襲模擬若優孟之於孫叔敖也昔賢之詩惟陶淵明不可模擬彼其人肝鬲骨髓無不清淨吐吟聲歎無不高雅而孰能及之江淹雜擬往往逼真至種苗東臯蠶月得紡績無乃婦人開逕望三益學究語

耳淹浮華之士去陶詩自遠論者每以陶詩不文是以浮華爲文者也丹陽有姜三溪先生者王方麓先生之師也王先生稱其居家孝友典州有惠政未老而歸杜門讀書其詩似陶淵明余讀其詩誠然王先生行誼修潔博極羣書學醇而識精故能知先生之詩先生於淵明無所模擬淵明皆古詩而先生多近體其中情芳故無不可舉以示人其意真故其詞不雕其得趣深故其度閒貧而不懾達而不放素而不俚誠哉其似淵明也惟其人

似之也。唐之詩人如王摩詰、韋蘇州，皆有淵明之致。考其人皆所謂素心人也。豈從模擬得之哉？嗟！天下之人孰有仕宦而貧、未老而歸、老而好學、稱詩者乎？姜先生之曾孫抱宏，天資也，多義氣。與余游，以其詩示余。余愛淵明之人之詩，自以爲知之。故知王先生之言有旨也。

汪敬仲遠遊集序

敬仲之與余遊三十年矣。敬仲以詩遊海內，入趙則過余山中，出新篇相示。大氏多古詩樂府，夫古

詩樂府者，古人在前，患其不似也；而復患其襲也。復患其不襲而離也；離之者，纖也。僻也。臆者，夫纖非工也，僻非古也，臆非新也。敬仲可謂合而不襲矣。敬仲蓋薄近體，不爲余謂近體未可薄也。今夫絕代之佳人，象服六珈，被翡翠，垂明珠，儼然而天也。卽隨俗淡妝，笄纓戍削，其風神意態固自質殊。故敬仲降格而爲近體工也，新也，而色黯然古也。敬仲自命其詩曰遠遊集，業鏤之以傳于可遠相公、李本寧、太史李于田、司馬爲之序，所揚榘備矣。

今年又携其新篇來愈益精趙益吾計部海內大雅與余聞聲相慕數以尺一論心余見之於計部計部愛其人與詩猶余也畱之累月爲讐定其詩將鏤之敬仲屬余爲序余與敬仲綠髮同遊今皆六十外人不能復懶輒爲漫作此語敬仲之遊多年矣四小海中山川人物盡知之矣自是其栖遲二趙之間勿復屑屑迹迹他往也

蘇子哲詩序

北方之士人率不爲詩其爲之者多成何也北方

之人性朴而氣勁朴故其詞質直寫其志意勁故其中之所存勃勃欲吐不能自隱誦之者可以知其人品與其土俗故北方之人其性近于詩而不學學者乃不知詩道每每失之夫詩以道性情猶鏡以照面目假令以鏡爲不美而飾以金玉珠璣則不可以見面目求詩之美而騁博鬪異過于塗飾則不可以見性情故詩自古至唐而止宋人無詩至我

朝李獻吉而有詩獻吉之後復無詩以其塗飾之

過也迄于近日文章益衰詩也文也古也律也混而爲一盈天地間六經百家二氏稗官野史齊諧之言無非文者無非詩者彼且不知其謬也而以爲絕唱不知其率也而以爲神奇可不悲哉余友李襲美兄弟及李于田諸人乃始有悟力挽頽波以追獻吉而鉛華易爲妍淡素慮無姝能之者寡矣蘇子哲生齊魯之鄉自幼而喜爲詩來爲贊皇廣文官閑地僻益爲詩其詩直抒性情而妍雅之詞幽曠之趣自堪擊賞絕非近日之濫竽者所能

髣髴其萬一也夫詩之道豈小也哉自子哲來贊皇而贊皇之山川人物乃始形之歌詠以傳於世是時贊皇有胡杼丹者詩甚高二三文學皆能詩與子哲酬和殆關世運焉夫詩之道豈小也哉

馮繼之詩序

夫詩者興也緣人情而爲之者也庸人之情不揚俗人之情不韻詩不難言人自難之耳余自癸巳罷歸少解此道間爲一二韻語甲子以還如夢寐矣柏人馮繼之余內姪一老青衿也志端識瑩能

世其家學少慷慨喜譚事酒酣氣振輒刺刺不休
然貧而不懾有義俠風乙丑黨事興亦爲余累避
地大行混跡樵牧間訪余於鴈門摘蔬理藥老人
得加居多憶余家食時閉關却掃新知無望後進
不狎繼之時時過從今塞上苦寒風冽如割白沙
黃草五月不春非繼之又誰與乎此下年所日出其所爲
詩求余刪正余曰繼之而亦爲詩乎繼之之詩竟
若此乎夫有一代之典則有一代之詩故三百篇
風各不同代革世沿各得其性之所近三百自三

百漢魏自漢魏唐自唐明白明耳以優孟而爲叔
敖神骨終別祇自見其不陶不杜不李爲俗爲俚
爲野而已矣繼之之爲詩也悲而不激和而不柔
瞻而不靡有遠韻而不放有近思而不拘鮮真雄
辨卒歸於雅而燕趙一段峭峻不磨之氣時時頽
露繼之之爲詩也繼之之爲繼之而已矣雖諸體
未備而一斑之窺亦可以槩其全矣余外舅無懷
山人才擬董賈行高恒嶽壯志未遂托懷酒史內
兄伯亨仲昌叔開季壯皆畿南麟鳳未竟用世之

才賁志以沒家道中衰人情易面繼之三子富文藻必不可以詞賦先六藝也是爲序

漕撫小草序

李三才

夫人子能諫其親之過可謂孝乎詩之言孝備矣有南陔焉孝子相戒以養也又有白華焉孝子之潔白也進潔南陔之養退修白華之行繇是而親有過乃可以諫不然而徒慕諍子之名警警焉揚其親之過救敲之不給而安望其能聽何則其平素不足見信於親也故曰信而後諫人臣之諫其

君亦若此矣夫極公思職是人臣之奉養也後食絕賄是人臣之潔白也如是而後可以諫其君矣夫臣子之所爲君父未必不知也怒于已而苛於人等夷猶不能堪而況於君父耶

今上聰明神武資不世出進賢黜佞天下已太平近者羣小爭言利鏟山樵市中使織於道路附鴟假虎之徒實繁海內大騷人皆思亂而李道甫開府淮上痛繩其黨以法不貸中使翕肩累息不敢動而第蝸譖之道甫又屢上書求

上盡撤中使不然天下且叛亂

社稷且不保辭甚危苦難讀

上畱其章不下道甫求去

上聽之然不以代者至蓋道甫潔白出天性其所

察吏甚嚴墨歛屏迹其所爲疏河通漕計盡瘁不

倦

上皆知之是以容其直諫不令去而道甫益求去

奈何陰用而陽棄之

上竟不聽繇此觀之豈不可爲堯舜乃中道而傷

太平之業余以爲在位者宜自反也夫中使之在
郡國各自有耳目彼見夫引網維任大節者未必
無可議也有司之貪漁者又比比也將謂我實取
之以潤

朝廷爾皆取之以充囊橐而乃云害天下者獨中
使乎中使幾人哉其言未必不

上聞亦未必不信于是

上有輕臣下之心故諫不入其去就不足爲意官
之有無不足爲軒輊若爲大吏者人人自滌濯盡

職以簡其屬稅蠹賊之緩則中使自服

上皆重之如道甫以

上之聖明不待諫說而曠稅之役自罷蓋樊姬不食鳥獸之肉而楚王爲之罷田獵況以滿朝君子

不能悟一

聖主哉林下之人不宜言

國家事然見天下如此未嘗不憂以道甫之聲名滿天地而利益靳數州願在位者與道甫同心以動

聖上安此窮民以弭禍亂輒以此序道甫之所爲漕撫小草者

撫薊疏草序

我

聖祖建都於燕當辰極之下北面萬國與虜爲隣昔成王宅洛舍險而就平我

聖祖舍平而就敵若辛寬之見則益爲疎矣夫人情恃險則肆無所恃則恣有所畏則益恣上恣則下寧而社稷賴之大聖人之慮浩浩乎其至公也

淵淵乎其不可測也雖然非明良相紹烏能久安乎故我

國家畿輔八郡恒以二重臣撫之猶周家分陝之意也而涿鹿以北所撫者二郡耳則以其任良不易哉居其地者非惟文武具足尤必貫之赤心焉乃今之時勢愈有難焉者

至尊久居

玄宮臣子莫得望見所上封事又多

畱中於是邪人爭言利無不

報可而開礦抽稅之事興天下騷然若澆饋矣金

錢入

內府者日無虛而他封事益多

畱中蓋余讀劉公撫薊疏草而三歎焉劉公博大

而周詳持重而嚴毅睹百姓之凋瘵身先儉素文

武之吏莫不澡心憂民其不然者斷斷不容爲政

持大體然惟浮費病民一一持籌而計之所省汰

甚多是時北方以旱爲常時而有蝗間復大水公

請蠲請賑至請發

內帑之金長文明愛可謂勤閔篤摯矣神氣充足
威殛外夷將吏以增賞媚夷則請罰桀驁則議勦
服罪則釋之虜故不敢犯入犯則報不隱犯則拒
之不必戰拒而出則以實報不言戰我
朝令甲薊門重於九邊以不犯爲功以拒出爲捷
血戰之賞獨厚公撫薊六年所報戰功惟紅草溝
一捷耳然生擒之夷不加誅戮惟欲使之感恩不
犯然則公所謂文武具足而貫之赤心者非耶顧
所奏多

畱中山空寶盡而後曠使還京日中之市與遺黎
終始遺黎必不可盡當與山河終始稅使之罷未
有期也公之所得爲者足以安枕二郡其所不得
爲者公之心亦良苦矣公嘗以災異請
上修省所言皆

社稷之大計救時之急圖

上不報也今天災不息民生不康軍食不給禍亂
漸興如公者宜入而領綱維司大節主爵者屢推
不能得卽公之志盡行於二郡天下事尚可憂而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八
況城孤碩鼠勢成金虎安得有爲

上言

祖宗建都之意天下杌隄之形

上遂感悟進用大臣如公者以救阽危之民扶將
頽之運上天夢夢不可知矣爲臣子者勿戕下勿
欺上皆如公之赤心以報稱
君父之恩倘亦汜可小康哉

治河奏疏序

自孟子稱禹之行水行所無事謂順其所之導而

入海議者率以後之治水者皆堙水之餘計而無
息壤勞費何有紀極我

國家之於黃河

園陵則欲其遠運道則欲其合事之所不得不然
者卽謂之行所無事蓋自禹而後言治河者舍修
渠築隄無策矣而我

國家尤甚其爲利害最鉅最切其爲隄與渠有定
域南不得逼北不得去使河伯天吳聽吾之約束
悠遠長懷而輸財賦於

京輦豈不誠甚難哉曹公繼長垣李少保總理河
事時河決蘇莊跳而北行而少保所開泃河以避
徐邳之險者濁河侵之運道漸哽公乃

請挑河並塞蘇莊之決其說主於徐治所用民少
募惟其願牢直如私雇州邑長吏自率其民卽工
已於事而竣蓋以一年之役而舒之以二年故民
不勞而功可久先是泃河垂成而少保以憂去公
至因而竟之大河允翕避

皇陵朝

帝京泃水儼之千艘並進輸財賦於太倉昔稱過
洪今稱過淮卽爲已至無復可虞公乃告厥成功
仍畫善後之策黃河十泃河六以規永賴

上皆允行之爰鏤爲書以攷來者屬序于余余方
灌園于鄙東岡之陂輓轡綆水而上束以溝塍以
達於畦時有鼠坻蟻穴水爲漏溢必塞之障之而
後可然溝塍難可久恃也矧於黃河其源杳茫其
流溟滓蛟龍之所衝突馮夷之所馳驚豈楛石之
所能制乎夫殷之去禹未久也天邑五遷皆以河

水之故而周定王五年河徙故道禹之所穿若此
况宣房汴渠之役耶且非獨此也地平天成實繇
懋德天宗弗福旱甚則黃流中斷淫霖則閭殫爲
河天地失常人力何施故爲臣之難莫有過於河
臣者勞心勞力極矣持文墨者又從傍呵之良亦
苦矣曹公自弱冠入官無一事不殫心無一念不
憂民其爲河渠運道計慮焦心乾肺無所不至而
其最可紀者興莫大之役而行者無怨居者無哭
前此所未有也可以觀智焉可以觀仁焉可以觀

忠焉

上嘉公之績不日

召之入

朝其必以有夏懋德之說進保平成於萬世哉

史太常三疏

余已丑爲選部員外史際明爲給事中未相識也
余有所不平於時事上疏言四事侵一二要人爲
李泰寰給事所糾叅際明疏救之而其僚王公繼
光萬公自約比部吳公正志皆有疏其時吳江申

公爲首相、余幸見容、遂稱病歸。際明亦去、比其抵家而後、以書往來。壬辰、余出爲考功。際明亦入省垣、乃相覲面、新建相惡余之不附已也、條陳紀綱國是、其所謂紀綱、繇寧夏叛卒而及於六郡之長、惟司官是聽、宜重繩之、其所謂國是、則言會推大臣、宜令九卿科道各舉所知、送之吏部、類奏取自上裁、余覆其疏、駁之以爲會推乃爵人於朝之義、官至大臣、駁歷已久、才品已定、會推之時、九卿科道俱在、如有不當、自宜面相爭引、何必類奏也。際

明亦上疏曰、如輔臣之言、則始以一部之權分而散之於諸司、究也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於禁密聽自

上裁

旨繇閣票內托

上意外、諉廷推、誰執其咎。際明之疏、余未與聞、而新建益怒、謂余指授爲之、自是每見余面、如施朱氣如鼓橐、知其必不免矣。時太倉蘭谿同在政府、明年癸巳、余領京察之役、又不當於三公之意、際

明戒其僚曰自今臺省有言涉京察者考功必嚴
譴矣而劉啓南公偶涉之三公遂擬

旨以專權結黨太宰餘姚孫公罰俸三月去余以
削籍際明陞吏科都給事杜門上疏言閣臣以考
功爲結黨則臣卽其黨不得獨畱若以黨罪臣則
置之重辟投之要荒亦所甘心倘或察臣愚戇憫
臣多病容臣回籍調理疏上卽放歸久之陞太常
少卿以守制歸十七年而復起以疏救劉貞一待
御降兩浙運判際明之在省垣其所言如科場之

行私言路之阻塞皆

國家大事非徒以搏擊立名而其文皆合經義通
國體至太倉建

三王並封之議際明撰條議上之設爲問答援據
古今至精至當其有功於

社稷綱常甚大豈不可謂誠臣碩彥哉余之賤劣
不知際明何所謬聽取之未識之先再爲棄官以
明其無罪余何足以承之人之一生知己甚難余
衰賤無能爲報也已矣聊刻其疏附以余二疏見

事之顛末庶天下後世知際明之精忠高義云爾
際明名孟麟際明其字也別號玉池宜興人癸未
進士

周中丞疏稿序

懷魯周公以循吏高等入爲侍御旣而開府吳中
侍御雄職也而開府要職也公之爲侍御遇

國家大事繫

社稷安危者無不挺身爭引其持斧行郡國糾發
貪殘吏無所假貸直聲震天下號名御史其爲開

府則以職在撫民而自貂羽紛出籠天下財貨江
南日以凋瘵公屢請停無名之稅緩惟正之供以
稍休民力殖物產丁未泮水則請蠲田租請發
內帑以賑又條奏計策必吏不能爲姦弊小民沾
實惠而亂民不敢逞

上皆許公便宜從事公竭財盡力拯民之饑溺而
三吳之民乃始陸脫虎狼之吻水免蛇龍之害攝
然皆樂其生於是天下稱名開府公好賢服善得
諸天稟其宦游所取道有名士必駐車訪之居長

安正人君子無問位出已上下皆折節析心敬愛之稱達其德顧其緩急爲開府時吳多林下賢者公至卽徧存臨之訪問閭疾苦政事興除所宜行不越宿故署其堂曰待旦云夫飲露餐菊何則其弗馥也荷衣蕙纒何則其弗芳也公所至有名實非偶而已公爲開府四年而有總河之

命吳之長老子弟雷歎雨泣羣往叩

闕留之而媒孽蝟起至云願留者皆公使之已而

林下諸賢趣直指

奏畱言者又曰公使之無論賢者不可使吳俗故
黜輕其所不便卽直指強留之且噪而爲變醫治
病人效其家不忍舍而曰醫賄之異矣於是公竟
以言去屬余序其疏余甚有感於公之營職首公
而不免於言也他人爲侍御默默容容雄職而雌
行之不有積日月至開府者乎爲開府坐享尊富
忘民有

詔書委諸所司要職而沓行之不有積日月至三
事者乎今天下必無此如有之則不必言周公矣

故曰濕堂不洒塵卑屋不蔽風獨爲善難今天下
善類欲盡民生極苦有能真實救民者余之所欲
崩角稽首者也愛惜而保持之不亦可乎詩曰神
之聽之介爾景福余因序周公之疏以請於在位
之仁人長者

司銓奏草序

余林居三十年而再厠朝列羣司之事一一異于
疇昔蓋三十年爲一世久矣固其宜也卽如銓部
之覆疏惟考功最多以條陳糾劾皆其所評騭也

文選主陞除耳其所降調者皆考功之成議也是
以覆疏甚少今則亦甚多矣易山風爲蠱蠱者事
也惑亂也太古無爲時旣漸澆物情感亂而事起
故五史所書五帝之事猶稱蠱事而況于後世乎
而況兵興民擾之事乎數年來夷橫于外盜起于
內鬼哭山鳴烏驚魚駭當事者每議增官或調官
或已遷矣而畱或已黜矣而畱或分或合卽如
徵書已下有司在塗矣忽有

命中止而上疏以爭諸如此類端緒紛紜几閣充

溢時太宰涇陽張公耆碩訃謀稽古稽天選部路
君與公同心參之伍之歸于至當疏入

上輒報可君典選八閱月而敷奏九十餘通是時
當人才摧抑之後起適軸于窮臯拔滯淫于末位
此皆在尋常銓敘之外而覆疏又在其外自朝至
于夜分心靡不思口靡不議目靡不覽手靡不書
一日而抵數日之事無寸晷之暇豈非

國家幹蠱之臣哉君秩滿晉太常乃取諸疏彙而
楔之屬余爲序夫政繇俗革三十年前之事今之

君子有不知者矣昔乃昔時之今今卽異時之昔
托于毫素則百世可知故此帙必不可無也天下
方治安時在位者各修其職恒有餘閒故詩曰退
食自公委蛇委蛇自夫庸者擾之私者害之而天
下遂多事賢者焦心苦神猶不足以豸也二百五
十年全盛之天下一旦有今日不堪更多事矣凡
我有官君子其敬之哉

趙仲一先生滕縣政事錄序

余夙不自揆欲以濟世爲事隨牒汝南往往岨嶮

于時多感慨不平之氣既而入朝遂得罪而歸其
爲不平益甚丙辰冬心火爲病冥冥晦晦載坐載
卧如此者一年有三月猛氣雄心都盡神明來居
稍稍有悟乃知數卽道也人卽天也執道而遺數
尊天而輕人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在易
乾上九亢龍有悔孔子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
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
其惟聖人乎正也者道也進退存亡也者數也古
之君子知守正而不知進退存亡者甚衆有識者

詘于名教而莫敢非也其人率多賈禍掇患或以
鬱伊箇結天其天年于世無毫髮之益而惟得君
子之名殊非上天生賢之意故曰盡忠甚易得宜
實難此萇劉之所以不沒也楊子雲自謂知易而
仕于亂朝摯諂求容竟亦不免其知進退存亡而
失其正者乎則不若其不知也知之者其惟遜乎
地變爲山上侵于天陰柔浸長陽剛畏避故名爲
遜初六以遜尾取厲九四以好遜爲君子吉好遜
有不可非聖人也然寧過而遜猶爲不失其正

耳好進則爲小人矣余所謂遯尾厲者也不往何
災今而後庶其免矣于是感槩之氣漸平病亦尋
愈遂閉門獨坐不復爲文而真寧趙仲一先生使
人以其所爲滕縣政事錄來屬余爲序余未見仲
一而仲一剛方廉介滕縣之治行于天下寡二天
下莫不聞其在銓署時有友人言仲一亦齒及余
余曷能無一言且余翬翬之思亦欲因仲一以告
天下後世之同志也大都仲一視名節重于性命
而視天下若同室視蒼生皆赤子其爲滕縣至卽

日夕討民間之利害而興除之其所興除皆先其
至艱至大人之所縮朒不敢任者而毅然當之如
均田墾荒之類愚民難與慮始或啍啍譟譟焉而
不爲沮也彊禦惡其害已或歔歔警警焉而不爲
怵也竟能除已往百世之害而興方來無窮之利
至其救荒所全活民命贖民間所鬻妻子女招救
流移以億萬數在滕六年而手錄其政事凡十又
七冊此其間有一息之自暇自逸則何能措注若
此之多有一毫之苟且爲文具則何能久而不忘

手錄星

手錄

有一事之骯骯狗私則何可筆之于書令天下之賢士大夫見也余于是乃知仲一非徒剛方廉介而已蓋真能以天下爲己任而力足以勝之者也及仲一入銓署遂欲進賢退不肖以救天下之民舉朝悉起而噪之以爲極貪極惡甚于四凶當此時吳公仁度爲考功極力爲仲一振理而不能得遂與之俱去蓋爲邑不過小民之事卽有貴人害之小民多而貴人少故民心得則名譽彰銓部之職在進賢退不肖天下之賢者少而不肖者多推

賢者少而庇不肖者多其誰能容之或謂以仲一之才品膽力何不耦俗從凡逶迤以行其志而乃皎皎明汚自令不容然則將毀廉隅趨權倖而可乎否則必無聊調之術仲一之失亦在乎不早遜耳孔溫良恭儉讓而宋桓司馬輩猶欲殺之其他讒毀之者甚衆還軫諸侯竟不得施用晚而喜易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蓋至是而知進退存亡之數必不可逃亂之未極必不能反諸正也孔子猶然而況他人乎夫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起忠毅公文集 卷之八
焉仲一去滕滕之人且世世俎豆之入朝而士大夫共奪其官而予之以名史書無不載之理仲一之聞于後世也豈待余言哉

高存之家譜序

余已丑以銓曹郎與于禮闈之役所取士十七人存之其一也十七人者大都皆剛直不阿故無得爲臺省者而馮君上知劉君文卿常君守信入銓部皆非久輒被螫迄無至開府者然有識者皆以余爲得人也今且三十四年矣存者惟存之與侯

君加采耳侯君以憲副貶官而存之自癸巳與余以違時前後歸亦三十年矣今年

主上卽位拔舉舊人余二人同日起存之過余鄙上具道固不欲出第自解褐至今父母未沾

一命故不可以愬因問余何時出余曰余年七十二長于君十二年矣君卽非爲兩大人亦不宜遂隱余年過懸車且先君子以爲令未肯就

封先慈已受之余則可以隱矣存之于余信宿而別余爲詩六章送之已而出其所爲家譜曰歸德

沈龍江先生已有序更求先生序之蓋沈公其鄉
舉座主也別後余取而觀之其可知之祖曰孟永
公世農其事無傳書曰惟土物愛厥心臧是足以
傳矣何必事五世而至黃巖公以縣令扼冠虎衛
細民縣至今祠祀之是益足以傳矣何必大官太
學公少年屹立若楊秉之不惑破姦人之謀成察
父之美可謂無忝所生者矣存之弱冠成進士甫
爲行人卽抗言時事而貶爲典史三十年講學樂
道若將終身可不謂賢哉世之稱茂族者必曰多

大官大官固不宜多也多則必有如譜之所謂黃
尚書者矣有一若人則家聲壞卽以其身之倖貴
貴其祖父豈足道哉是不若其爲農也人生貴無
過耳官大則其有過也亦大故曰無爲虎傅翼爲
農者晨興而晦息饑食而渴飲過安從生如此者
卽可以爲人祖爲人孫以至父子兄弟無不可者
故君子者位極人臣猶之爲農也其飭躬盡力求
無點家世而已且沈公近時之賢相也不者則存
之羞稱之友誼之相關如此而况于骨肉乎余老

矣日戰戰焉惟恐爲海內之君子所不齒存之而屬序于余也是余之幸也夫是余之幸也夫

張氏族譜序

在昔三代盛時君人者身任父母之責臣人者身任長上之責以萬民爲子弟養之以井田群之以學較老則共老之幼則共幼之賢則共賢之萬國猶一國也一國猶一鄉也一鄉猶一家也蓋異姓無弗和睦而況於其族乎自秦之於民賦之而弗養役之而弗教聽其自生自死自賢自不肖而天

下之民始與上離天下之民與上離則民胥離故夫古之所謂家言族也而今之所謂家言父子兄弟也至於出贅別居則父子兄弟亦離矣况於族乎况於異姓殊鄉之人乎紿愚毒怯大亂用興皆繇於此士之明於聖賢之學者將欲平治天下井田不可復矣導利除害去俗學而教之人倫使相親睦豈能自致也哉則亦修吾之身而施之於族上下無怨是亦一家之上理已栢人張楸倩爲司空屬以使事之便省其家滎陽公輒以滎陽公之

意爲族譜其汲汲也如此夫譜者聯同宗以教睦也述先德以教孝也何可後也家非積德不興非與子孫不驕非驕不漸衰故興者中人之所嘉君子之所懼也張氏之先積德久矣至滎陽公績而大之復繼之以懋倩懋倩端亮奇偉有當塗之畧張氏之興也川至而日升矣思其所繇興以先德也則孝思其所繇興一人也則睦世睦而世孝也則世興闡德貽善引之無斁是懋倩之責也茲譜之所爲作也

尋常事序

西韓生泛涉羣書得中山狼傳及公伯寮告季孫語雙雙傳見天逸子而告之曰異哉宇宙內誠無所不有天逸子曰此皆尋常事耳惟中山狼較異彼公伯寮之愬子路固欲橫分於市何所不可言古今之毀人者大都信心而造隨口而言繇亡是之所傳指子虛以爲證惟恐詞鋒之不銛公伯寮未足爲惜也修髯君愚弄一老倡令之盡呈其醜以資盟噓彼婦人也故疵賤無耻何足愚弄世之

貴人恣意妄行羣小迎合其意以餘氣爲異香使
貴人之意與愈軼而無所不爲以至一敗塗地爲
天下觀笑皆雙雙之類也故三事中惟中山狼較
異然亦無甚異者惟東郭先生可異耳夫狼以人
爲其餌中山狼所食人當不少矣一旦爲趙簡子
所驅將得之而寢其皮僅足以償一人而東郭先
生乃命處囊以活之此逆天之律其人可殺也狼
固食人其出囊時餒矣舍東郭將誰食乎杖藜老
子爲之殺狼而救之意者東郭有他陰德可不死

通珠歌

其救狼之事則諱甚矣且東郭先生以救狼而欲
其不食已耶昔越王勾踐爲吳所虜栖于會稽身
養馬妻灑掃寄命虎口之中文種與范蠡百計令
之得脫卒滅吳報會稽之耻可謂有德於越王而
越王竟殺文種非范蠡乘扁舟去則亦俾刃其腹
矣夫越王再爲越王則越王也忘其爲吳虜也彼
在吳不得脫至爲吳王嘗糞口不勝臭命羣臣皆
食藪以亂其氣此皆不復記憶所謂大恩難報不
如殺之且驅狼之趙簡子微時嘗賴竇鳴犢舜華

而後從政及其得志遂殺之然則越王狼也趙簡子亦狼也天下之人大半皆狼也故中山狼之事亦尋常事耳於是西韓生刻之挹霞閣卽以尋常事爲名而書余言于簡端

○張曰肩漫著序

余抱病鄙上曰肩時時過我論文忘其病也旣而曰肩亦病余蓋病瘍而曰肩之病在風痰久之延醫不甚效余寓書曰肩莊生稱靜默可以補病足下其息思慮屏人事自愛曰肩漸愈余曰此靜默

之效也無何而曰肩以其所著書來請序余觀之多與余所見合而愛曰肩者皆曰方養病何乃著書然余亦未嘗廢採藻也夫太空之中忽而生雲若山若波若烟火若魚鱗若草木若車若馬若龍蛇蜒若有游仙其纖者若縷錦若片玉駢羅雜列彩彰璘璠盪胸而駭目彼太空者非有以爲之而不能使之無也人心之有思也亦若是夫惟君子善用其思若思若不思太空其心而聽思之自生夫世之人誰能無思其所思者高官厚祿豐屋澤

車肥金美銀上青之錢晝而思之夕結爲夢求之
不得則長號屑涕而已矣此太空之中風霾四起
而冰雹塞河者也然而人不知之者彼未著之于
書也若而人者其命運之利則可不然則其思能
殺之矣乃若太空其中而聽思之自生者究性命
之情觀古今之變始而怫悅俄而恍惚俄而豁然
洞然則適然而自笑也吮墨握管而書之則又適
然而自笑也與造化友與聖賢耦與神明守何二
豎之敢窺其鄂哉繇此以談養病正可著書夫非
養病則塵俗糾之又安得著書此皇甫士安所以
却翹車之辟也夫天下之無解人久矣有其人者
乃知著書之未嘗著書也思之未嘗思也思之人
皆以思自煎而曰肩以之祛病余是以知其知之
未嘗思也余告之以靜默而曰肩更著書知余言
之謂者亦惟曰肩哉

終慕錄序

余平生喜談節義事以爲節義生於廉耻廉耻生
於是非是非生於知覺天下將亂則人鮮節義然

天地之正氣不絕必有一二矯矯者出焉筭緯之
流時能伏清死潔故邦家有興亡而宇宙無成毀
余友長垣崔太僕之女爲郃侍御子婦年二十一
而殉其夫以死事聞於

朝旌表其門余爲之立傳侍御以書來曰兒婦得
足下立傳卽不死先太孺人之節具終慕豫敢煩
足下序之余蓋稔聞太孺人事正欲一言附姓名
太孺人姓邵年三十而寡侍御纔二歲太孺人以
存孤之任不敢死而撫而撫之於伶仃困苦之際

教之於愁憂涕淚之中以至成立觶冠繡衣而拜
亡人之丘壠幽閨之節徹於

天聽表宅里而樹風聲無何值

覃恩復封太孺人侍御爲太孺人之子推燥就濕
與他人等而太孺人之勞萬倍芳馨之所染被痛
楚之所淬礪是以侍御性命名名節而士苴軒冕進
爲直臣退爲孝子太孺人之教也欲報之德昊天
罔極凡人子之情皆然而侍御之欲報太孺人萬
倍侍御生子遲太孺人不及見長子又蚤夭乃有

死節之婦踵太孺人之芳躅復爲

朝家所旌表後先相輝侍御所見吉凶悲喜之變極矣當喜時則悲母氏之苦而不及見然猶幸而有此其悲時則不勝其號哭隕涕也海內修詞之士爲詩文賀吊太孺人者侍御輯之稱節孝實紀及有子婦死節之事乃繕寫增益而重鐫之易其名曰終慕錄余爲之序李于田司馬之大母張亦守節保孤旌表於

朝者也余嘗爲之立傳於盛哉何長垣之有人也其伯玉仲繇之遺風乎紱冕所興豈足道哉

劉母榮哀錄序

壬辰之歲余游長安與劉給諫時濟邂逅聚語遂成肝鬲之交欲共任天下事無何而時濟以外艱去明年余削籍歸時濟再入則極論新建之姦貶官然

上以此知新建竟逐之云遇

赦不宥天下快之吾兩人者時有聞問但知其母爲前喪耳茲乃以榮哀錄來徵序蓋給諫之母王

孺人以行汲墜於井而歿時給諫年十二既仕爲
名人而孺人之賢聞於士大夫士大夫之能詩者
咸爲詩詠其事大率傷母之不幸而幸其有給諫
故稱榮哀云余以爲古今之不幸者多矣然有俗
人之所謂不幸有君子之所謂不幸俗人者見夫
饑寒流離不得其所卽以爲不幸至於不獲考終
者則不幸之極矣君子不然富貴顯燦盡其天年
而身爲不肖子孫繼之斯則不幸之極也王孺人
以春華時汲而沒於井信不幸矣然其汲也以奉

姑章夫子此婦道也偶墜於井未可不謂之正命
而又有子如給諫擊無禮而傷翅翼除

朝家之蔑孽誅善類之豺虎丕烈在

社稷直聲動四海孺人之歿數十年而

天子下璽書褒之行人過其井而悲之士大夫爲
詩以詠之昔者歷陽一夜而爲湖水死者何限疇
能舉其姓名而申徒狄之投河徐衍之入海屈原
之沉江至今賢之彼皆憤世疾俗而死者也孺人
以勤婦道而死夫何不幸之有無論古人試舉近

日之人曰某也公某也卿某也相貴矣然其人歲
孽也豺虎也爲其母者食如天人衣如雲霞壽又
高君子不以爲幸也假令其母墜於井而死豈有
惜之者哉凡人之有所痛恨于中者則世味之嗜
必淡而義理之好必深給諫竭忠直而輕富貴未
必非孺人成之也給諫之名立矣孺人之德彰矣
非獨榮之爲榮哀亦榮也則以世有墜井而人弗
惜者也余以此序榮哀錄以慰給諫之心

壽域仙葩序

汝陽張爾易爲壽張廣文時余親崔元暉爲令因
元暉以壽域仙葩來徵序蓋爾易之父曰張太公
雅好牡丹其誕辰三月正牡丹盛開時爾易乃闢
園博求牡丹之佳品蒔之培之年年稱觴其下太
公時時過而玩之于是爾易所交與海內之能詩
者皆詠其事爾易刻之以傳士大夫見之者皆稱
爾易之孝余謂爾易洵孝哉然張太公則賢達人
也自古以來人之所好非一或山或水或石或竹
或菊或蓮大都其人皆恬憺無所怵誘於流俗故

能獨有所好以忘饑忘疲去煩去悶若此者必非庸常人也庸常人之所好在乎肥金美銀華玉文錦與夫名酒佐以腳臚曉山膚海錯之珍此富貴人之所以壽其親者也非是而坐之園林之中萬花攢列灌以文露扇以和風巧奪化工色映雲霞曾不足以供其一粲而張太公乃獨好花花之中獨好牡丹爾易之壽太公也第坐之牡丹之下啜菽飲水適然甚暢也茲其人豈非賢達人哉人生有父如此易爲君子易爲孝子然非有子如爾易

則雖好花而子以爲不足好以金膏翠羽雜進使遇賢達之父則敲而逐之矣嗟乎若太公與爾易豈非人倫之至幸哉萬世而下此爲牡丹之勝事矣余昔司理汝南爾易自以爲諸生不肯見固其性之恬憺哉亦余其時弱冠無涵養道甚狹也以張太公之賢爾易之篤學孝謹而余不之知今三十餘年矣而爾易竟與元暉遇以爲太公壽章徵序于余氣類之玄感殆有不偶然者張太公今年餘九十矣而爾易來壽張此太公上壽之哲符也

爾易其書余言於牡丹園中以爲太公壽

○梁道生未第卷序

道生有名子衿中久矣趙之人士未有不元魁期
之者也今年秋試其叔父衆甫貽余書言道生必
售矣乃又不售也余甚駭焉旣而乃知其場中卷
寧晉侯公得之擬元魁矣而主司以其判不對偶
置之余甚惋焉聞道生殊亦鬱伊也夫士于此時
而不鬱伊非人情也然亦當化爲一笑耳天下理
與數而已理則常然而數有偶值故宜得而失之

不足悲宜失而得之不足喜以其偶也如曰固得
矣固失矣何偶也何爲其不喜不悲也此庸衆人
之見也君子道其常而已矣故孔子曰先事後得

後得者非不得之謂也有事必有得不必繼之以
意也譬之釣者香其餌餽其饑專其志正其容宴
以待之而魚已出乎重淵矣若一意得魚又恐其
不得也神劇而腕顫是驅魚而逃之者也故先事
後得未有不得者而又不謂之偶豈不懿焉科第
其細者也昔蘇秦爲連橫而未成退而爲揣摩成

曰安有以此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
之尊者乎一出而縮六國之印夫舉子業亦揣摩
之類也世豈有蘇季子而老于敝裘者乎道生其
自是若今年未嘗入試也者而第讀書攻文俟天
之嘉命余請任其必售余觀天下之人其踉蹌攝
僕而後伸者恒多後福其驟而得之者往往不能
爲尾道生繹吾言豈惟不必悲其酌酒而自賀可
也

如何說序

如何說者事有出於常情之外求之而不得其說
也不得其說則其事甚異故不敢正言而托之於
喻喻而悟則止耳無論親疎厚薄有勞與否卽四
海九州之人至愚至賤忽然而侮之哀懇而不釋
久而彌甚則凡有血氣心知者必不能堪拈提之
僧禪誦焚修而有人焉日扶擊其知識門徒使之
四散人無敢訪之者則此僧亦極苦矣耐辱居士
而下必不能忍及始尋他寺之衲侶而私告之以
稍開其結懣而又以爲無狀將併繫焉此僧將如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八
之何亦仁人之所惻心也

正心會示門人稿後序

吁嗟可憂哉天下其亂矣乎何舉世皆妖怪也經義發明吾儒之道者也今所言者非吾儒之道而釋氏之道也吾儒之道即天地間之實理也所謂誠也存之爲實心出之爲實事君子自強不息凡以求誠而已一念不真非誠也一行不修非誠也一事不當非誠也其學之有方其進之有漸其究也至於成已成物參贊天地莫不昭然可睹釋氏

以身爲幻形天地萬物莫非幻者此所謂出世之法也道既懸殊其文又絕不相類今爲經義者皆取而談吾儒之道夫天地萬物皆幻則爲聖賢幻爲禽獸亦幻何必讀書修德且既審知其爲幻則削髮被緇入深山逃人羣誰能禁之而又徒跣就試以求功名富貴何也功名富貴獨非幻耶儒衣儒冠聖賢之徒而言釋氏曰聖賢之道則然譬諸舍父兄之言不聽而信他人之言又舉之以告人曰此吾父兄之言也之人也可謂孝弟乎不孝弟

高保

高保

乎。所謂人乎。抑妖怪乎。向者人人言孔孟所謂尚
不可知。今人人妖言類病狂喪心者。天下安得不
亂哉。諸生不以余爲迂拙。就予會文。予不敢以若
人之多得志。姑用之。進取無傷。夫天下安有化爲
妖怪而謂之無傷者。是故名其會曰正心。蓋竊取
孟子距楊墨之意。予間一爲之。以示諸生。得若干
篇。予非能言者。然皆所聞於吾父兄之言也。

余爲此稿以示諸友及諸子弟耳。不謂衆甫尚
甫遽刻之。文旣不合時尚。昨侯亮宇司理見余
序。曰得無太直乎。爽然自失者久之。蓋余之淺
率。每如此業。已刻之不復改。一以識予過。一以
激同心者。



戊申九月初七日

義島倭寇十一日

來社者是八十二日

午回即 辛亥

共社即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九

部上趙南星夢白 著

吳橋范景文夢章 閱

序

○送郡伯二翁南公入朝序

南公

余觀尚書所載虞舜之治天下以五載巡守而其
中四朝諸侯述職焉又一人而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幽明然則述職之時未必適三考則黜陟未行
也寬於吏矣而天子諸侯駱驛道路無寧歲車馬

走忠義公文集 卷之九
人徒之費民何以堪之意者洪荒初闢風俗儉朴
且聖人在上有位皆仁賢視民如子坐則勞心動
則行慶又其時中國小諸侯無多是以供億省而
蒙被奢上下歡欣而海宇平寧也三代皆有巡守
秦猶行之述職與諸侯罷漢稱有道而不巡守亦
不聞郡縣之吏皆入朝豈非以古今異時有不可
行者哉我

國家歲遣直指使者繡衣持斧行郡國察吏糾其
有害者又行考績之法比三年一入

朝襟夷振海之域莫不赴

北闕以其治狀聽黜陟法不啻密矣謂宜天下又
安軼漢追虞而海內之空虛民生之危苦何其日
甚一日不可支也豈非文具而實不存哉今天下
之親民者無若州邑之長而太守臨之於上其意
之所嚮衆皆颺馳而響臻而下之才幹操履未有
能逃其視聽者太守而皆賢則其屬無不肖而天
下治矣以余觀於今之世若廣平南公者則賢矣
南公秦之世家也秀穎不倫嫻於文學而習於政

事其生而皆然者也。而主之以仁厚，將之以抑畏，融之以和平，一之以清靜。夫是以羣吏象之罔不戰戰於法度，而逶逶於文理。其不然者，輒見繩而無所容，何則？南公秩奉之外，一介不取，惟公惟虛，無物以翳之。其居上視下，猶神明之視人也。臧臧否否，主爵者可以無庸於旁訊，故典郡者皆若南公。天下治矣。夫入。

朝以計吏也。計吏以安民也。然郡國之人曰：百姓率三年而大創，不肖者於此之時，罰鍰益多，征斂

益急，日將以爲京朝官之交際也。百姓亦以爲當然而不敢怨。此其人未必皆以賄免民生之抗敵實繇之矣。吾聞南公之人。

朝也。琴書之外，都無長物，無以爲交際。豈不可以風有位哉？南公將行，司理周公徵余言以送之。余與南公稱相知，心南公抗志天雲，亭亭物表，雖鬱攸薰灼之勢，近在比隣，而先之自疏於蕭閒澹淡之鄉，如千仞之松，干霄直上，不與葛藟女蘿相樛繞。此其人品廉潔，未足以盡之也。當事者有意乎？

澄吏治厚民生也則首陟南公哉

送大名世浩翁錢老先生巡按四川序

今天下賢才衆多足用底寧三吳尤爲特盛龍奮者耀於天塗鶴鳴者震於林野古昔所未有也直指錢公自青衿時卽翹楚士林輿望攸屬試宰任丘再典藁城恩綬民思皆爲祠祝之以治行高入爲侍御奉命巡恒南藁城恒南邑也其士民若庶子久離其親乍焉得之不知其歌且舞也是時鐘山初罷榷市未已加之六宗弗福五氣隔并或雹

或霾覆曰在天民生槁瘁公深思洞矚以爲釀害繇於濫利清流必先澄源入境卽減騶從雍容閒雅異時直指至有司輒遠求名酒水陸之珍以充膳羞公一切禁之自奉甚易猶以爲煩有司也或以贖緩佐之交際僅僅不廢至於生辰令節羣吏且不敢奏牋爲賀無論苞苴左右近習閑之甚嚴所至樛棘之外如隔九閩其所使於外者匹馬壺餐之外無得有所擾令有司密聞必無所庇公清身率下嘉與有司淳濯用康不尚苛察毛鷲郡邑

罹災者覈實上

聞爲丐蠲恤窮民實被其惠大抵公乘風霜之權而施雨露之德繇日月之明而生雷霆之威事非利民無所不省文非有害無所不容所謂其政恢卓可爲公卿者也及瓜之期

上復以巡蜀中蜀中故稱殷富自播酋稱亂徵發之所耗費師旅之所躡蹂戰陣之所損傷鬼火彌山荆棘塞望夜郎爲郡蠻夷之野心難化烏集之衆栖息未寧此其所須於重臣之巡省與畿輔一

也何則畿輔易治然

國家之門戶也非重臣不肅蜀中

國家之藩籬也又險遠難治非重臣不固惟公足以當之夫士大夫非峻風裁之難而弘德宇之難峻風裁者英妙之所尚也弘德宇者巍碩之所務也余觀於公之德宇不啻弘矣譬之應龍正中純粹霖雨天下故爲四靈之首非徒以升雲興霧見其殊絕震懼蠲蜒之倫也公事竣之日所解贖鍰中程之外尚餘一萬二千皆畱之屬所帑中公履

玄造極如餐霞之賓何必言其不饗然世之所希
安得不貴余以禱昧幸得與公共事端領受教以
不至速戾公亦虛襟榘接開心相信夢寐不疑誼
貫金石情郁蘭茝余誠不知其何修而得此於公
也日月迅馳遂將遠別聊述公之禔福於恒南而
余之仰成於公者如此固不足以揚德美而竭情
愫也

送大名世翁沈老公祖總憲山東序

沈公爲井陘道三年而擢山東憲長所屬諸大夫
僉謀於趙子曰沈公之東遄矣吾儕及士民皆戀
戀不忍舍然無可如何先生里居久知沈公之政
盍贈之言以宣上下之情此時趙子方念世道日
險欲閉門杜口顧不能無言於沈公夫在位者將
正物化俗必諭其意於天下而後人知所嚮然諭
之以言不若諭之以意諭之以意者有之也有之
而諭已淺況無之而諭乎下之聽之映也耳故諭
之以意不若諭之以無意無意也者無欲也無欲
也者無我也無我更何所有夫天下之人皆沉於

欲而斯人也獨無之是神明也神明在上而人猶有不化者乎沈公初下車滯囚甚多有城旦一年而固至三年者沈公悉罷遣之一日而歡聲動於逖邇邑里之中有吏卒証者必非沈公所遣其以公役過者見長吏扶服不敢仰視鄉亭無所擾有犯法者長吏輒繫治而後聞每黎明視事訟至立決之文奏至立散之以崇大體而無苛細不作意而任理之故恒緩帶而不遽夫爲政者仁所以懷民也威所以戢慝也敏所以樹功也靜所以綏物

也沈公賅之矣蓋公無欲人也余每聞人言自沈公至未嘗受屬吏一菜若以爲過者夫公儀子之爲政也園有葵而拔之況受之其屬吏乎此乃所以諭其意也夫是以能仁能威能敏能靜而中山以南邢襄以北若久陰積晦而照之以白日大旱彌年而沃之以膏雨也夫沈公居恒抑抑也悄悄也至於官寮之臧否大獄大何之是非必質之天明而諏之輿論嫌疑有所不避毀譽有所不徇卽強有力者不能奪也昔人有言烏托巢於叢人寄

命於公清而後能公此諸大夫及士民之所以不能舍沈公者也邇來

國家用宵人之言鏟山權市斲地脉腴民生以取利而羔羊之風幾絕乃斷斷而非之若沈公者可以匡

朝可以救世矣恒山之右與山東爲鄰清源徐州之間五方之民所雜處亡命之徒易於竄匿故盜賊日多豐年樂歲而嘯聚不解城門晝閉此天下土崩之漸也沈公司臬東土盜其遠矣哉是公在

山東猶在井陘也譬之若龍乘小雲近霧則其雨不博若雲霧蔽四海則霖雨及天下矣霖雨及天下豈其遺趙人乎余以匡

朝救世望沈公總憲一方之謂小矣諸大夫及吾儕士民其無戀戀於沈公哉夫沈公之苦心於是邦余深知之余固不能舍沈公也

送郡公祖二翁魏公被徵北上序

往者臺省少人則主爵疏

請以司理邑令之賢者選爲臺省邇年

上駸厭言事者疏上恒不下主爵乃爲權宜每計
吏之後輒廉其資望最者疏留之而徐議選授亦
竟得俞旨然殊重其事癸丑入計者尚旅食也今
年又議畱則吾郡理魏公首列焉魏公之爲理五
年矣其勞苦極矣何也值天下之多艱民生之困
蹙也然則時使之乎夫亦公之自勞苦也且古之
君子遭時艱而往救之至於席不暖突不黔非救
天下也彼其視天下人之阽危猶吾身之阽危也
而安能以自暇逸乎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夫

天之方蹶而世固多泄泄者則夫勞苦者天之所
不能使也故曰自勞苦也魏公蒞郡以來當事者
傾心委任一切大獄大何皆質成於公往往掀之
覆盆而曬以白日大利害得失皆剖決於公其所
蠲百世以來之病而造百世以後之福甚多天下
自癸未迄今鮮有豐年此鄉尤甚非魏公幾無噍
類矣至今年尤甚公攝事真定縣捐俸設粥士民
感悅不恡其囊倉而助之郡民及四方之流民聚
而待哺公時時噢咻之或親嘗其粥病者問其所

苦而藥之不幸而殢則掩薶之入真定之境無願
領僵於道路者魏公之救民可謂勞苦甚矣至乃
不穢虐士而況於饑餓菜色之民乎自非視民如
身而詎能若是夫救天下者非才不能第非天生
仁人如魏公者見民之疾苦惻怛繇中而第以在
其位不得不救之則亦何能勞苦盡心力若此乎
是故列城諸大夫莫不奉行德美共蘇瘵民實賴
魏公爲之發揚名譽以受知於上無風波之虞得
以并心悉力於民天下之民良者枵腹而待斃黠

者傾耳而思亂而趙魏之間猶得室家相保皆魏
公之賜也魏公譽望甚高不日且爲臺省聞主爵
欲引與共事此皆世之所稱華要也然天生魏公
乎此時將令之勞苦以救天下不知其爲華要也
世不少才士獨仁人少耳仁人得志庶可以救天
下顧救之此時甚難

至尊神聖欲無爲而治似以臣工不必有也不必
備也其言不必聽也不必下也若

至尊無轉圜之念則雖欲効忠其道無繇如此而

言救天下是雲絕于天而欲爲霖雨也故曰甚難
然何可遂已魏公其必有至計乎魏公行矣天下
實賴之非一郡之吏民所能借也救天下豈其遺
一郡而况

畿輔之地乎諸大夫奉行德美蘇我察民卽魏公
未去郡也魏公且薦諸大夫於朝矣

送邑父母柏翁晉公入朝序

晉公爲邑三年而直入

朝之期御史大夫劉公御史傅公皆舉公治行卓

異往時卓異有舉有否而今歲言者以謂不可已
壬辰余友鄒孚如爲考功曰卓異表慮譎觚之至
今天下尤輕簠簋宜舉清吏今年未知何從然孚
如之言知本矣昔晉公之初下車聞錢穀投櫃之
害毅然革之而以請於當道當道不允也余謂當
道曰今已革矣正供無所逋何必同且投櫃者誨
貪者也久之當道大服晉公薦之郡邑各有社倉
甚病民晉公言之當道革之二者皆通行畿輔之
南如公議夫二者六郡之害也所從來久行之將

來其害未有紀極也、而自公絕之、仕人謂居官傳
舍耳、酒掃之焉、至足而問及隣舍、則迂愚一宿無
盜而爲長久、慮人未有不笑者、晉公爲一邑而除
六郡之害、出兩言而貽百世之利、且久處之膏人
情之所難割、驟奪之利衆兆之所同怨、割已之私
而任衆之怨、以永庇六郡之民、且天下之仁人君
子必有聞而効之者矣、是潤及天下也、爲邑而宰
庇其民亦賢矣、而又潤及天下、來世豈特清其身
而已哉、可不謂卓異乎、先是晉公下令曰、盜也者

狙富室者也、貧民之擊柝干陬、以爲富室也、鄉亭
之中、各舉富者之姓名、及其隣家、而申嚴連坐之
法、於是富室皆欣、大夫之安已也、盡得其姓名籍
記之、及審徭賦、至平至明、毫髮不爽、公之盡心民
務類如此、公性兼衆美學、總羣道、其裊躬則澁澁
乎如處女也、其臨事則鋌鋌乎若干將也、其恤窮
民則煦煦乎若慈母也、其摧強禦則穉穉乎若仇
讐也、豈惟吾邑前無有、而後難繼、卽前此主爵之
所舉、而余之所知者、未見其過之也、孚如好賢如

縑衣而其所舉邑令曾無如晉公者假令有如晉公者其歎異不知當何狀豈不可謂卓異乎哉邑學博王君郭君及諸生醉飽于道德歌舞于教化久矣至是求余言送之余聞當事者之知晉公也相與慶幸之如此蓋今之典計者故好賢如縑衣者也

送邑大夫環翁金公之吉安序

金大夫越之瑰儒也典高邑三年邑洽平上其績於

朝明試有功

錫封以庸又二年擢守全州邑之士民弗忍舍麇赴御史大夫御史府中合辭稱曰高邑恒山之小邑也西北西南近山田磽塉不能旱東南多沙漏雨豐年亦薄收矧恒苦旱民往往鬻子以食縮屋而炊自令下車立志皎潔唯飲邑中之水輕刑藝歛與民休息每遇災傷盡心力賑贍民賴以無捐瘠訟至爲剖是非或聽其和解輒罷去不得已當之無所罰以是士民得安今聞擢去是奪赤子於

邑

父母之懷用是趨趨請命願借令二三年以始終活我瘵民於是御史大夫上言高邑令以資勞擢全州其士民具道令子惠士民狀不忍其去欲畱之爲政必酌於民前代本朝具有其事臣等請畱之以州守管事高邑便下選部議以冀州守管高邑

報可蓋余所睹記邑以前無擢而復畱以州大夫蒞縣者實自金大夫始當此時士民轉轉啟啟甚懽也又三年將上績而擢吉安二守大夫之爲邑

且十年矣勢不可復畱士民將與大夫別博士文學乞言於趙子講大夫之德採士民之意趙子曰天下之易得者才也惟君子爲難得以余觀金大夫君子哉夫世之爲吏者率喬詰卓鷲以自見其奇而劫名譽大夫獨循理奉法不求人知茲可謂惇矣大夫越產也越浩穰奢麗之鄉也邑無論其他市中有時無肉卽有魚自他邑來匪妝則脯大夫安之不厭茲可謂儉矣邑事故少大夫持大體不媯故多休暇寺舍蕭然攤玩圖史時而訪林臯

之幽介求忠告於郊垌茲可謂簡矣敬事上官而不能詭隨間有未相信者不汲汲自明久之其意也消至於修城之役念民之貧終不肯動所省財力無限茲可謂卓矣與人處洞然無機口之所言胸懷都盡不能疑人人亦不疑茲可謂信矣夫信所以存真也卓所以遂功也簡所以昭恕也儉所以培節也惇所以迪古也大夫兼之可不謂君子焉且今之作吏者亦難矣一邑十年所經上官凡幾僚友過賓凡幾風波震撼備嘗之矣大夫之德

如一日如彼金矣不爲燥濕輕重如彼玉矣入於火而不變詩云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大夫之謂也博士文學皆以余言爲知大夫大夫往矣吉安之士大夫必好之矣士大夫好之而況於民乎夫吉安蓋多君子云

○送胡清宇老先生令介休序 此爲郡人

胡先生爲廣文部上三年諸生人人愛敬之深與余交頃之擢介休令過余曰某不習爲吏而遽吏又聞其俗悍多盜先生其何以教之俾幸無罪與

曰吾觀於先生和而不流犯而不較所謂汪汪如
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者也於今何有胡先
生固請曰願先生無棄之將得一言而書諸座右
余避席曰君子之誠於爲善如此哉夫長民之道
非有秘謀奇計也天下之物無不相反反於善則
爲惡反於惡則爲善故賈山之論治道借秦爲喻
今天下世道人心極敝而吏治隨之余與先生之
所親見不有噐稱佞詞瞬息變幻以百姓爲可孩
者乎不有罔顧民之肥瘠而腴其膏肓恒若不足

者乎不有視民如讐而淫刑以殘者乎不有戴威
滿頭侮耆舊凌備署而自雄者乎不有聽訟無曲
直惟任其偏私者乎不有取物於商賈而殺其直
名爲官價者乎又不有都不與直者乎若而人者
何可以爲民父乎且真黃卓魯以不爲此故成龔
黃卓魯豈有他術乎哉夫知人之善而吾休讚之
則知吾之善矣知人之惡而吾唾罵之則知吾之
惡矣何則人已一也豈惟人已天人神亦一也
知人之所好惡則知天神之所禍福矣古今亦一

也知一時之所好惡則知異世之所不朽矣胡先生
生慄然動容曰某雖不敏敢不佩服先生之明戒
下車則首爲誓不用官價矣余曰充此念也卽天
下可平矧惟一邑胡先生曰先生之所論者道也
治亦有術請問俗悍奈何曰夫民未必生而悍也
無亦民以其俗之美自爲累乃激而悍乎胡先生
笑曰俗之美何則其爲累也曰急於公賦而不敢
通俗之美者也上固宜體恤之乃徵之愈急麥未
秀而夏稅已入粟未穎而秋租已完矣貧民稱貸

而益之所收者皆入他人之倉困非獨此也又權
量不平多取以圖奇羨帝官府而鬼隸卒憚不敢
見何況擊登聞鼓此俗之美者也乃有不問其犯
之輕重耳樂痛呼而目喜濺血僵尸於前快不爲
意若此類豈非以其俗之美自爲累耶夫治民之
道以仁爲本仁者必寬寬者寬於無知之民也仁
者能惡人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民吾之赤
子有害我赤子者此貿首之讐也孰能寬誠愛民
如赤子而有得罪者則其妻子隣里皆怨之有君

若此而忍犯之乎如是而悍俗可漸革也胡先生曰善請問多盜奈何曰余嘗聞彼土之諺矣曰平遙介休入夜便偷繇此言之則其俗之多盜久矣其爲盜者民皆知其姓名而不敢明告之於官固可以徵訪而知也旣真旣悉乃與之更始怙終不悛論之如法胡先生曰此邑盜也外至之盜奈何曰保甲之法備矣能行之者存乎人之精神力量耳有愛民之真心而精神力量自出明於道而術自出舍道而求術則能吏而已矣君子不取也胡

先生曰善曰介休汾州縣也余友魏懋忠撫晉以汾州地曠遠乃上疏升爲府懋忠撫晉八年功德甚大其根本乃在無欲憲臺岑寂吟詠自娛聞晉中爲立生祠此所謂爲善而不朽者也居官者不當如是耶胡先生曰先生之望某也過雖然敢不佩服先生之明戒胡先生將行其僚韓君及諸生問余所以祖之者余爲具述其語如此

○送鹿門雷公之連城序

古之大聖賢豪傑非有異于人也亦惟知自愛而

起思齋公文集 卷之九
已矣夫均之人也而能聳其德以爲聖賢豪傑可不謂自愛乎哉自愛者無與於人也猶之衣以自蔽也食以自養也宮室以自庇也車馬以自逸也皆無與於人也居官者清身思職撫循黎元忠於居下而惠於居上以克有令名此士人之所以自愛也自末世以資格限天下之士而士亦以自限曰上之所以待我者薄雖竭智畢力無爲也往往勤也而偷繼之貞也而辟繼之惠也而猛繼之詩所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于是用人者益謂

資、格、果、足、以、限、天、下、之、士、也、雖、有、聖、賢、豪、傑、之、士、皆、莫、能、自、致、丹、霄、之、上、而、又、習、見、夫、資、格、高、者、多、恣、睢、暴、戾、而、坐、致、通、顯、使、人、爲、善、之、意、消、夫、此、近、世、用、人、之、常、事、耳、爲、善、者、非、求、通、顯、也、自、愛、之、謂、也、彼、無、德、而、通、顯、者、士、民、讐、之、鄉、黨、惡、之、鬼、神、害、之、異、日、者、其、子、孫、耻、以、爲、祖、父、斯、亦、苦、矣、其、所、得、者、不、過、華、衣、踰、食、高、其、宮、室、乘、堅、策、肥、而、已、此、東、陵、之、所、樂、而、終、身、者、也、未、若、西、山、之、餓、夫、也、則、不、自、愛、之、甚、也、鹿、門、雷、公、起、家、太、學、風、神、朗、秀、占、對

詳雅謁選宜得典城而爲趙州倅其倅趙也廩廩
焉如處子也州當孔道猾猾焉其瘡身也上官多
戴威於頭者戰戰兢兢焉其危免也久之上下咸
孚譽望日起當事者薦其賢擢連城令繇淖中而
誕登于岸此自愛之效也夫勤所以奏功也貞所
以植節也惠所以潤下也功奏而後職舉節植而
後行成下潤而後德詡此無與於人而資格之所
不能限也然倅之與宰相去遠矣削紛貶而不倦
乃可以明勤守大衆而不緇乃可以見貞綏兆庶

而不遺乃可以昭惠音不得爲而今得爲也夫得
爲善者亦得爲不善在乎自愛與否耳世之人率
知自愛而不知所以自愛雷公之在趙可謂知所
以自愛矣豈以初終易念哉志稱連城之俗頗類
中州而斗僻非若趙之孔道非難治也持其倅趙
者以往而百里登春臺矣余將伏俟嘉譽焉

送邑尉父母寶吾周公序

非也所及

周公閩人也閩人之仕於北方者其言語卽士大
夫未必盡解公之言語小民皆知之其與小民言

往往就其鄉音使之通曉所聽訟人人悅服年比
荒盜多第嚴保伍匪惟不自擾民亦不使一人至
鄉村民皆愛戴之然恒不得在縣以公精醫上官
常延請之家人數缺米以衣物易錢歸則人人喜
有病者輒求救皆爲診視與之方藥所活甚多先
是邑有羣盜劫人污其婦女僅得城旦罪無何又
劫人公悉擒之正法人人又喜曰公恒不在縣偶
歸則能擒大盜安民勝恒在縣者任未三年而陞
山西按察司司獄速矣邑人人悲惋曰公之安靜

愛民盜賊歛戢而遽舍我去也傾邑往訴之上官
願留之上官以尉卑官顧不得擅留又不可上疏
奈何則人人失望夫郡國領民之吏無卑於尉者
四累而上之所謂達官貴人者以視尉若太華之
與卷石然大都自事其事而無與於民隨其所至
以速化爲暢翮然而飛其在也民不知其去也民
不知甚者剝民自奉絲髮不遺而督之以箠楚叱
罵若此者民知之矣夫狼虎入城癰疽在身誰不
知者第無術以去之取寧有不忍舍者乎周公之

爲尉也在則民愛之將去則民戀之以此傳之子孫曰吾祖父爲高邑尉得人心如此不猶愈於居極品享大祿而身有穢德使子孫聞姓名而耻辱對青史而痛恨者哉邑之薦紳青衿屬余言以送公余以此壯其行色是時宰邑者爲晉大夫治行冠於寰內余是以敢爲此言若非然者則余且得罪矣相與一笑而別

送金思玄公之漢川序

昔司馬子長爲游俠立傳此千古之特見卽子長

之爲人可知也假非子長創爲之仲堅決不能爲然繼作者亦不見所謂游俠其人隱於閭閻作史者不能知或以爲不可訓故令其泯沒於世惜哉於此益見子長之不可及也趙子曰燕趙之間自古則游俠窟也以余所見無一俠士平居杯酒交歡者不乏人一有緩急偃偃憶憶無可叩門暴政之所摧折汚俗之所漸染舉世化爲罷駑然則忠臣烈士不亦鮮乎濟南有金太學者金侍御之子也侍御以文學治行著太學自少而喜爲俠結客

好施家無餘貲仕爲樂城主簿令長屬以事事立
辦乃事事悉以屬之邑爲四輪之區而賓旅順流
民不稱苦入其境田疇林木學宮客館澤梁道塗
無不整齊以至於古賢之祠名勝之地無不煥然
一新鑿渠穿池灌田畜魚暇日則飛蓋携賓集亭
俯榭蒲綠荷丹甚可樂也臨民則姁姁啞啞見惡
人則切齒植髮邑之人無老幼男女窮陬蔀屋之
中無不感其德其魁宿姦黠椎埋武斷之豪無不
縮頸重足上官皆以爲才至其設粥施藥皆取諸

奉入全活甚多不難瘠已肥人其廉可不問也余
每謂金公無官不可爲從政者罕有其比而人莫
之信但以爲有才有守耳人無俠節雖有吏胥之
才婦女之守奚貴夫與人處緩急無所賴卽國家
無所賴可知矣金公僅僅轉丞漢川蓋資格柅之
也金公家居時與廛陶邊公游仕於樂數數思邊
公請入官舍握手甚歡時邊公年過七十隱民間
邑人皆知金公與邊公舊好邊公少時有膂力善
走馬擊劍盜賊皆畏之耳不知其爲人也正猶人

起思齋公文集 卷之九 三
之知金公以才守耳也夫居官者有知其才守亦足矣金公將行余與邊公送之泝水上放歌大醉金公騎馬去

贈魏允和就教序

國初用人之法有四曰辟舉曰歲貢曰鄉舉曰進士其輕重亦以此爲差其時科第猶輕有行有否其後科第日以重進士科尤甚鄉舉不得與比入貲者衆而歲貢益輕去入貲無幾耳論者以爲國初用人無一定之法夫用人固不可有一定之法

也故書曰旁招孟子曰無方有一定之法則必有所偏重前代入貲任子有至卿相者而乃以聲病對偶之文限天下士乎辟舉之廢也以其有僞夫僞也者託於賢能也聲病對偶之文何所用之哉所最可異者歲貢之士往往倅州邑其見上官貶損同於圉隸而上安然受之至或加之凌辱用人之弊至是極矣是以士之有志者起家歲貢率多爲教職今天下非能如國初之重教職也而體貌猶隆於州邑倅每以薦得典城比來入太學者幾無

人矣。柏人魏允和生於名族，魁梧卓犖，學深而識
洞，乃不得科第而爲歲貢，謁選爲教職。夫允和所
謂士之有志者也，是以勉而就此，固亦知教職之
重不若昔時也。士亦在所自處耳。日暮塗遠，倒行
而逆施之，卑躬誑體於有司之前，而與貧生較錙
銖之利，至或請託雇金錢，權子母而取息，自輕如
此，而欲人之重之，是墨題而爲姝，蒙穢而爲芳也。
近時海忠介公亦起家教職於二千石，無所屈而
天下人皆重之。仕至御史大夫，爲今代名臣。夫教

職豈能使海公輕耶？且教職之重，以其師士也。公
卿大夫皆出於士，聖賢豪傑皆出於士，而爲之師
者，反不重耶？居其職者，誠思國家以我居多，士之
上必模範無忝，而後可以爲師。豈以其重若彼，其
輕若此哉？處子居重閨之中，窈窕令儀而鄉邦知
之，徹于侯王士之潛修，非若重閨之幽密也。而令
聞不彰，此理之必無者也。允和處家之溫而義能
幅利，識能匡欲，吾有以知其能自重，而見重於世
無疑也。允和勉旃，使天下知進士科之外，未爲無

人則士林重教職之中不乏修姱如允和者則廣
文重豈不都哉賓婚修賀于允和欲得余言而允
和素推愛余不庸衆視之余是以致其規望之厚
允和父曰繼軒公者不幸蚤世余猶及交之其文
學取一第有餘惇誠君子也

贈張赤巖序

余爲汝南司理時赤巖方少名殷殷起諸生間與
劉貽哲諸人從余講藝余其時二十六距今四十
年矣其同學者相次升第往往大踦今貽哲官蜀

中赤巖以貢入太學仕爲學官得廣平過余余見
其精神丰采猶可想像其少時也杯酒敘懷不勝
今昔存逝之感及聆其論議是非邪正甚晰立志
果決若避臭腐而就馨香凡六之久失意者志意
恒日頹而赤巖乃更銳又好學不倦爲文章益精
美光芒燦目赤巖亦謂余幸不衰畱信宿極歡也
往者赤巖不第時余恐其怫鬱貽書以杜子美歲
拾橡栗隨狙公相寬譬不謂困窮之久而識見涵
養勝進如此又以其文高不售或捐而不爲不謂

其文章如此余安得不喜也昨就督學試督學大
奇之以秋試必售矣夫人生夢也仰而喆天身在
於第劇也其王侯者卽與隸者余知之審矣豈其
以一第爲赤巖重哉高選華秩如園囿焉樹之蒿
艾不若蘭茝赤巖得志國家之俊又吾黨之光輝
也赤巖努力以慰我心哉

賀大名世蓬翁張老公祖晉位副都御史序
萬曆末年

上凝神玄宮不接臣下卽陳奏罕所

報宰執六卿不得舉其職而二三言官出片語刺
譏不能自明輒去當此時銓部用人皆昧之以進
堂邑張公以考功郎休沐起爲選部乃言年來登
進百官出于言官之口而書于銓司之手若胥若
隸甚辱賤不特溺職而已臣必不忍爲也疏上其
輩大怒合謀攻之張公遂移病去至

今上卽位霧消日杲霏然大明公起爲奉常旋出
撫保定而值白蓮教之亂白蓮教者愚民持齋誦
經欲以邀他生之福擷徒甚繁而大陸瀛海之間

忠義公文集 卷之九
隣于山東者故爲盜藪有司匿不上聞久矣乃與
白蓮教合而爲一誘以幻術設爲徵表曰某男子
當侯王將相某女子當后妃夫人今生卽貴何言
他生也仗佛力而用神兵戰無不克事無不成遂
反而山東已先反所屠戮剽奪絕慘其開府趙公
求援公命叅將張體乾赴之未出境卽以所將兵
征反者應手而碎無遺種仍以其逸勁援山東輒
復清盪而歸捷書入

上茂其功晉位副都御史公貽余書謙讓云不知
兵夫不知兵而何其成功之神速也夫孔子尚矣
孟子之論兵以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孫吳聞之必
以爲枯竹之常談也然治天下之道未有外于枯
竹之常談者宋子罕不徙南家之輓工不禁西家
之流潦而荆不敢攻孔子謂其修之廟堂之上折
衝千里之外然則孔子之論兵猶孟子耳今吏濁
政稅百工之失業萬民之昏墊久矣安得不亂使
公而早至必不養成患禍真定畿輔之地

國家之門戶遼左旣失虜患已逼京輦若妖賊之

誅稍緩則干戈滿地雖有百孫吳無所用之何也
民窮思亂兵無所出也幸而公至猶易于撲滅所
謂以亂得聚非謀不卒時者也故能一鼓而殲之
以無滋蔓其功詎不偉哉

聖主葵之躋于上爵不亦宜乎諸道兵使者實皆
有造于土而以綏民則行德意弭亂則奉指麾惟
公之功微余言以賀余與公後先被蠹聯翩再起
梓之地賴公以底寧喜可知也夫盜賊之興在
位教之也夷狄之入中國召之也公昔抗疏而歸

雖未得行其志而明銓部之職奪儉人之魄鼓豪
傑之氣直聲動天下今年大計京朝官向之攻公
者皆在幽黜中曰是以張選部爲主人而憎之者
也固已有功于世矣妖賊其小者也不日

上且大用公修之廟堂之上惠中國以安四方恢
復遼左取通侯斗大印昔王文成以講學而成剿
叛之功其兵法蓋得之孔子孟公近孔子孟之居何必
讓之哉

賀大名世哲翁游老公祖晉秩久任序

游公爲井陘道憲副且三年於茲矣時數被凶災
荒田有租併日無食良弱者以饑隕強梁者去而
爲盜駸駸亂矣游公來曰與其撲盜不若救荒是
弭盜於未起也徧歷鄉亭見其父老子弟而溫問
之爲之惻然傷心愀然不怡乃議賑議緩徵議設
粥議平糶議借粟夜晝晨興櫛沐不暇民賴之以
有命保其首領妻子客歲三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猶稍有麥今年春夏皆旱宿麥已乾秋種未入於
是百姓不可勝救游公之心益苦矣而大盜起山

東攻劫城邑當事者乃擢公武德道叅政行有日
矣一時官屬軍民人人顫恐若病垂危得秦越人
而欲易以他工也顛蹶控籲願畱之以活予遺開
府王公上疏具陳游公救荒弭亂及吏民依戀不
舍狀曰恒山乃

國家股肱地饑與盜等也釋此而急山東可乎疏
上竟得

請游公以叅政仍畱井陘道萬衆悅喜以爲且危
也者而安且亡也者而存中軍叅游將軍姚君世

賢等徵余言以賀余方爲桑梓釋慮聞諸君之言
不覺浩歎曰甚哉在位不可一日無君子也惟君
子爲能不亡天下故其操身也正其畜下也慈其
繩人也恕其蒞事也勤其究心於吏治人才也豫
游公有焉使在位者皆若游公則民生必安風俗
必厚紀綱必振寧夏必無叛軍之變播州必無楊
酋之亂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夫內治者牖戶也外患者陰雨也故鳥不忘其巢
人不忘其家君子不忘天下內治不修以俟外患

是忘天下者也當今之時繇忘之久以至於此用
游公已晚而尚可舍乎夫救荒無奇策繇平居無
備以至於荒故無策安得奇然而恒不救也其救
之不盡心力也游公之心力則盡矣往者屢陶以
東與山東隣盜甚多豐年不解游公命將吏據要
害屯兵守之盜奔昔郤至言兔罝之士天下有道
則公侯以扞城其民無道則公侯爭尋常畧以爲
腹心爪牙此春秋之事也今九州一國文武同心
以弭世亂不亦懿乎而文吏峻爲畛界貴竹賁而

賤韜韜于城腹心皆無所有今宛洛淮蔡之間又
訖于羣盜矣此皆

國家之藩屏也豈不甚可慮哉游公博愛寬容每
欲引人於善而惟恐敗人之名行故揚其美而未
嘗鐫其過有被銷骨之毀而獲瓦全者其視文武
官屬一也若游公者其德度明智豈不萬萬超絕
俗情哉弘濟時艱其必游公乎今天下日以搶攘
此士君子策功立名之秋也諸君庶努力扞城其
民以報游公之知哉

贈郡伯後翁劉老公祖入 覲序

稽古唐虞之代三載考績三考而行黜陟法制甚
簡闢而黎民於蕃四方風動沿及後世法日以密
至於今而極矣郡國三載而入

覲上計待黜陟而每人比及之期各考其殿最又
諸直指使者率一年而竣各有所舉劾故曰法之
密至於今而極矣然天下寢亂民間寢窮盜賊寢
橫乾象人事甚可憂論者多歸咎於

上之興利非臣子之義也或以爲中使四出之故

則亦非春秋先自治之旨也嗟乎此其故可知矣
余端居深念所以救亂圖治之方明良惟康尚矣
其在外者則莫如倣漢人之意責成二千石而重
用之何則二千石體尊而近民體尊故其勢得行
近民故易察吏所部吏數相見睹其面貌聽其論
議聞其催徵之緩急所守之污潔讞獄之當否如
父兄之於子弟未有不熟知其人者也二千石皆
公且明則胥天下而唐虞之不難矣郡伯劉公貌
肅而氣和德精而量博屬吏趨郡朝者一切揖拜

如舊儀弗少假借歲時吉慶無敢以筐篚入者聽
理得情恒決遣之卽願贖不許也金錢出納自好
者以不涉爲貞公曰此夫避溺上山者也誰當拯
溺躬親其事發姦究弊曉然與衆知之旱乾累歲
士民窘急公孜孜訪問惟恐其有虛隱議所爲拊
救之策不遺心力公知吏胥之利多事而民病也
一以省事爲務去文奏之煩其必不可已及逋滯
之當散者第揭諸郡門之外令州邑使人自來錄
觀之真定於天下稱大府於

京師稱股肱又四輪之區公坐而聽政出而應過
賓庭燎不設恒有餘暇下車未幾而三十餘城改
觀焉蓋余嘗與諸子講德沛水之上或言公之清
如龍其游其食靡不清者清故能持綱紀能持綱
紀故能興政治余以爲未也或言公多識前言往
行凡裨身理人馭下濟變之方無不詳攷比輯時
時覽觀

國家之遺儀執事無不抵掌可述以至

律令法比之繁無不句析字解其見之真故能執

其要能執其要故能省事余以爲未也以問二府
史公史公曰公讀書講學者也其於儒書無所不
讀皆窮其玄要心樂之而身行之不急言不多言
如吸甘露之液餐其膏厭而飫之乃言其性味公
之於道真有所得淵於中而發之是以其政不勞
而治余乃歎曰至矣哉學必博而後能約政必敬
而後能簡一也今天下欲得良二千石責成而重
用之則無以踰劉公者矣昔黃霸以良二千石入
爲三公不稱任霸不聞道其精力明察俗吏之錚

錚者耳故非坐而論道之器也若劉公者乃足以當之矣於是劉公將入

覲史公及別駕楊公趙公司理董公屬余言以贈其行余乃具述余之所知公及所望於公以憂天下者公且往而上計矣州邑之吏惟二千石之所品隲二千石曰可則主爵留之曰不可則去之是國家未嘗不責成二千石而不明其爲責成故惟郡人之所得之其用之亦不重近日言者欲間用一二二千石爲卿寺竟莫肯行人私其爵位不以

推賢救民可歎也且

至尊深居久矣元會之典併廢卽台司不得望見天顏忠心何繇上達譬若鶴鴿飛且鳴矣吾人救世豈有息焉公之茲行其造福於吾郡固已非微也哉

送臨城邑父母象翁王公入 覲序

凡人之情習危而獲安習苦而獲樂習懼而獲寧習儉而獲裕則德其救之者必深而戀之必不可解臨城之民是也先是臨城之民居於塗炭之中

久矣而有芮城任公者來其時如大軍所過搜牢已盡僅有田園而凶年繼之無穀無菜任公多方勸貸以活百里之民而當道者沿襲舊弊曰臨城非甲科縣調之獲鹿臨城之民鄭允若等千百爲輩號哭詣趙子趙子爲致書當道留任公當道不肯爲

奏言任公竟去臨城之民相向而啼曰此邑固宜塗炭耳未幾而今王公來王公下車則與士紳父老問任公之政皆忻然當心至徵收投櫃之事曰

任公涉而不染王公曰吾何敢望任公吾所謂逃火井中而避溺山上者耳吾不敢涉也錢穀一切付之於人而惟問其逋完禁其多取於是輸納如流清名四達其他諸善政不可悉舉大約主於慈祥安靜臨城之民無不抃舞相慶曰岌岌哉吾邑之民任公之未來不意有任公也而忽得任公又不意任公之遽去卽趙先生不能畱也則謂臨城無民矣又不意王公之來猶任公也是任公未去也臨城之民幸矣哉王公爲邑甫三年此時長吏

方久任未宜遷轉也值入

觀之期臨城民千百爲輩復詣趙子曰臨城之民
賴王公之顧覆以克有生命家室無以爲報願先
生一言以抒小民之情于是趙子喟然而歎泫然
而欲涕也允若等愕然而問曰先生何悲之甚也
趙子曰余蓋悲夫在位者之罕恤其民云夫長吏
者民之父母也愛子者父母之常也而世之長吏
曰四海九州之人探籌投鈎而來此何父母之有
愛從何生卽如所言國家所以探籌投鈎而使若

來者何也豈非欲其愛民乎然念及於此者幾無
人而皆以爲其土田也百姓隸農也有以爲此皆
人子而善遇之至足矣大都皆敲扑而劫奪之甚
則視之若讐怨備極慘毒之人也以語爲人父母
之道則不仁以語國家置吏之指則不忠爲之民
者願其去而不可得也其入

覲也惟恐其復來也有愛之至於無可効情求鄰
邑士君子之言以送之者乎使長吏在在如王公
相繼者人人如王公則天下之民皆若臨城之愛

王公有祝而無詛矣然何可得也余抱生民之憂願長吏皆若王公故著民情之易感如此倘有聞之而惻心者余卽願爲稽首焉

送州大夫紹翁范老公祖入 覲序

余結髮而從海內之賢者游所聞高義奇節必心識之自退居閭閻親見蒼生之悲苦聞有清白愛民者輒願爲門闌之廝焉蓋郟陽有范公云范公爲四川兵使者及河南叅政皆廉惠綴於民思不忘是吾州范大夫之家君也大夫先與余往來余

聞其宰伊陽開荒田千頃極有法鑿永利渠便民民祠祀之甲辰冬來牧吾州余之喜可知也大夫之廉介其天性家法而明無不睒慈無不覆誠無不貫敏無不剴威無不驗密無不徹州故極衝而比年加之中使全出益難支持所縣六事劇守者晨迎夜送勞苦溲膏矣以故奸猾滿庭橫民滿市弊孔滿倉庫辟名滿簿領甚則掃迹滅景無復可尋大夫下車銳意澄清審察鈎攷恒至三四鼓於是人皆竊議曰以趙之衝繁而矻矻若此是徒自

苦無能爲也。余亦有魏王讀法之慮，私使所知謂大夫自愛，徐爲之。大夫弗聽。久之，巧詐露其肝膽，鬼物呈其象貌，原其本情，悉寘之法。而郡朝乃清，人乃知有官府法度。訟者不必懷金，輕俠不敢羣聚。視大夫若神明，不敢欺其治之寬然有餘力矣。故審徭役，則貧富均；講鄉約，則善者勸而惡者沮；嚴保甲，則盜無所容而行旅不驚。是時郡國數災，客歲冬，煮粥食饑者二十四所。不時稽閱，人得以無顧。領當事者嘉之。今年夏，飛蝗拂覆，教民溝田。

邊晝則驅納之，宵則爇以火而土之。貧民捕蝗，賞穀二石，獲一秋禾，賴以猶存。客館什器，往時悉假諸民間，捐奉造辦，足用所藉。席二百，亦取河葦織之，而鄉村有栽樹錢，不知起何時云。以列植于環城之長堤者也。諸如此類，悉革之。秋毫不以擾民。大夫尤好成就人才，羣子弟員之有志者，約期會文，以俸入供給之。親爲品第，嘗問于形家，州不謂乏才而升第者少，何也？曰：學宮之東南有高樓，則增增蒸蒸矣。大夫曰：是不難，乃相其地，起魁樓。今

年丙午舉于鄉者二人大夫典州三年條職舉畢
衆庶咸和御史大夫諸直指屢薦之歲杪當入
覲述職於

天子十數年來

聖上居深宮計吏不得見今者不知其何如然
上以一方寄臣子有如不盡心甚者或腹毒之何
顏望見

闕庭爲長吏者咸若范大夫天何以降戾民何以
弗靖哉大夫之行有日諸生張駒曰駒也受大夫

恩如天地無以報願吾師揚權德美以宣布逃聽
覽觀後之君子余曰詩不云乎彼姝者子何以畀
之愛之而無以畀也而容已乎張生者其父曰張
職方從長羅李司馬征反播酋弗返

朝廷愍其忠贈卹之大夫加禮甚隆賚予甚渥其
占護生家無所不至繇此觀之大夫之待士可知
也旣往者孤子者且若此賢矣哉高矣哉豈有漢
陽厲威之誦乎

賀冲白周公考最榮 封序

世恒言忠孝之道難兼故移孝爲忠之說生焉夫
公卿士大夫無論已卽昨隸之人皆臣皆子菽水
之養皆孝公稅之給皆忠夫誰不兼夫何庸移世
道日衰學士家率惰於忠孝之道故曰人不衣食
君臣道息事親而徒以衣食父子之道亦息矣而
世俗之孝惟在顧養卽讀書稱士人者亦曰雖不
能盡忠有祿以及親或受國恩以榮其親是亦足
以爲孝矣不曰事君不忠非孝耶昔北郭騷受晏
子之粟以養母意捐軀以明平仲之義曰養及親

者身伉其難況於主上之恩及吾父母而無所以
報之烏得爲孝如是而爲孝則盜囊之金亦可以
養其親而况榮及吾親乎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
則夫孝子者其思靡所不至等夷之人加敬於吾
親必思所以報之不者則親將曰彼吾敬而可忘
乎蒙被國恩而無所爲報其親若有忠心則必怒
焉而不自安矣爲子若此是以不忠待其親也豈
所謂永言孝思者哉廣平司理周公汝南之賢名
高月旦辨智絕人恒嶽漳水之間獄重大微曖久

而不決者當道皆以屬公若操觚而解結無不析也然寬大溫仁常求輕於重求出於入當成而不得釋者爲之愀然齋咨焉以是懷冤抱痛者皆願一見公而自白如元氏之董節婦被污名以自剄而終得昭雪表厥宅里于公之陰德何以加焉且直指使者實寄耳目於公品隲百城黜陟不爽而其意恒主於成人之美捨人之過今天下不乏才士惟仁人君子少若周公者所謂仁人君子非耶司理三載當道者上其治狀於

朝最於是

封其官厥父母如之郡大夫南公徵余言以賀余嘗司理汝南知周公之先世有積德其父諸生高等經行遑邈而未得志周公自童子時能文事父母愛譽甚著其事繼母如母也繼母章方就養宦邸南公謂余曰廣平人皆知司理事繼母孝云夫周公孝而能思故其蒞官也無不盡之心知母之卽父也知繼母之卽母也知

朝廷之卽父母也周公之受

國恩可謂無愧矣無愧乃可謂孝曩者余友人有
自田間爲九列者余貽之書曰
國家待大臣厚動輒

恩及祖父宜有以報之今時事甚難措手足下之
出必自度能報

國家乎周公自茲位益高被

恩益厚其責任益重當必預計所以報

國家者請以是爲賀併質之南公

賀郡公祖二翁魏公考績序

余嘗爲汝南司理知其難甚郡國之獄訟大者疑
者率屬之司理而繡衣持斧者又以吏治寄之雖
繫名一郡而列郡之事皆埤益其身茲可不謂難
焉余爲司理距今三十餘年矣事勢人情視昔益
難魏公爲吾郡司理三年矣治獄見情甚速而必
致詳審再四而後灑恒懷寧失不經之意先是郡
東有亂民嘯聚稱仁義王者事聞於

朝聲勢甚大廢之易爲功而捕賊之卒尤欲多獲
侔賞公曰此無知狂逞者耳籍其主名某邑幾人

皆親至其地一一訊驗脅從牽引者悉縱去坐重
辟者十八人耳此最大獄賴公之平明所全活無
數郡中故有木稅一中貴主之其羣小遂權及他
稅賣藥者訟之官公掠治其人而白之當道禁絕
一切雜稅大抵公治獄則主於哀矜其處大事定
大議皆祛繇來之宿蠹垂利益於無窮其事未可
枚舉嘗署真定縣錢穀委之典守者而第禁其多
索公所行蓋

國初之清政前輩之素節自投櫃之說興而吏治
漸垢比來公贊當事者極力更新又親行之以爲
儀式開府汝南劉公深所嘉歎標示百城公知人
甚明每聞人之善急於稱揚若不能須臾待者其
言之若獲至寶若咀至味若欲舞蹈不能自禁聞
有訾議不信力爲概滌微以示之莫不感激奮勵
往往緣毀得譽爲諸臺所薦舉是以趙魏間一時
多循良公三年考最蒙被

國恩三十二城之長人人鳧藻屬余言以賀之余
嘗見公之文深厚雄爽異之及覩顏聆音如其文

公以挾霜茹蘖之行而用意甚厚以洞玄睽淵之
哲而不事小察以刺蛟搏虎之勇而惻怛愛物誠
其天性哉其所得之問學者深矣楚有滿先生者
文章節義海內莫不聞爲咸寧令以不阿中貴幾
殆公其門下士也蘭蕙相襲其芳彌烈豈偶然哉
賀邑父母壘翁晉公考績序

晉公爲鄆三年矣主爵考上上

奏最焉先是

廟堂言利郡國化之有司率以催科牟利如庖人

自食天下之大幾無一廉吏晉公下車卽與神人
共誓奉祿之外不取秋毫井水之外皆如市鬻行
之數月而逃邇駭異若久陰積晦而忽有清英皓
素之氣燭天宇而照玄淵頓使宇宙改觀神人動
色今春大計時吏垣翁公上疏舉有司卓異以晉
公爲首無何而開府劉公直指傅公合疏言畿輔
領民之吏惟晉公極廉宜優異以新耳目太宰趙
公亦上疏言大計所黜者率多於錢穀有所點染
其所繇然則以投櫃之法實教猱升木其挺然自

拔矚然不滓者高邑晉令之外無聞焉於是晉公之名震天下說者以諸公之知晉公可謂極深矣余謂諸公之知晉公未若余之知之也何也諸公耳聞之而余目見之且見之者三年矣世亦有廉吏未必諳政事也諳政事矣未必可大用也士之可大用者必有大志大識置身千古之上而不求勝於目前之謂大志明於國體洞於機宜獨觀昭曠之道之謂大識二者晉公皆有之非特廉吏蓋居然大用之材也今

廟堂以其吏治知之異日者乃知其瑰琦耳昔朱邑仕至公卿未爲卓犖而桐鄉之思流於千禩意者其器亦有所底也若晉公者統四海之人倫厥惟上上非獨於三載諸令長中稱最而已矣於是璽書褒美封以郎官及於伉儷而公猶有所慊以其先中丞公官高格於絜令不得與余聞中丞公典選入廷所敷於皆至公至清忘身砥節而晉公行之吾邑邑之士大夫莫不敬如師保愛若芝蘭下至井里鄉亭之白叟黃童莫不歌舞祝頌昔魯

公問成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爲君子也親固君子也而身又爲君子則親之名愈章國與之而百姓不與雖成其親爲公孤不足貴也若晉公者卽不必疏榮於國而其成親也大矣況親故貴於已乎而又況晉公之勳名爵位方未涯乎學博王君伍君及通學諸士致賀於公屬余爲之詞邑自有令君以來而得晉公名滿天下足爲千載之美譚無所俟余之讚述第言余之所深知公與公忠孝之節

如此詩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此之謂也

賀大台柱獻翁喬老父母考最序

夫爲政者雖操術多端必以人心爲徵人心得斯可謂能爲政矣有家者男女長幼弗歡而曰我能爲長聞者之所哈也喬公爲南宮宰薦紳先生諸文學自南宮來者無不稱之大都喬公恒欲民皆爲善時時用文教陶化之有訟者反覆譬解令之去與所訟者偕來往往悔悟歸於和好來見公悅而罷之自大慙不逞之外鞭朴恒無所用趙之俗

先公賦而後食乃督者愈急民生墊隘殊甚公曰
是淳俗之爲害也故南宮之賦獨舒喬公他善政
甚多總之寬仁清靜事事曲體人情惟恐拂之其
愛人周篤如疾苦之在身待士大夫折節有禮教
諸文學若親子弟余所聞喬公之爲政如此則再
三歎今之長吏鮮遇民以文理若喬公者殆君子
人也頃之余得見喬公溫溫乎抑抑乎棗棗乎惘
惘乎果君子人也余又聞喬公事父母繼母以孝
著迎養父值溽暑暴衣露冠赤日中俯伏道左見

者無不稱孝公晉之名士也爲諸生久不得志選
入太學至丁酉秋試又不利公懼遂拓落無以成
親志遂孝思也爲文自責以豫怠不學幾無地自
容癸卯舉於鄉明年春試又不利則又爲文自責
庚戌乃成進士繇斯以譚公之立志也卓矣其爲
學也深矣夫孝所以統百行也學所以總羣道也
能孝而學故其情潔其識精其度曠其德惇視鰥
寡癸獨無可侮也視僮昏庸愚無可棄也視牛童
馬圉無可卑也如是而人心有不歸者乎喬公治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九
南宮三年而政成主爵者

奏最

封贈其父母邑薦紳先生以余知喬公服之深而又以喬公素比余于人也屬之爲言余聞之君子不爲名而飭行然行成而名章不爲福而修德然德立而福臻聲聞于

朝名孰大焉榮及于親福孰厚焉非喬公疇能當之哉余嘗聽南宮輿人之歌凡三章其稱喬公之德而祝之何愛戴之極也然其詞不雅馴乃知史

所載如此類多篇家之所爲書曰九功惟敘九敘惟歌盛德可歌何必舉其詞哉且余親見喬公知其君子人也故敘贊之無所疑焉

賀曲陽父母明翁許公奏最序

昔司馬子長作史記爲循吏立傳循者奉職循理之謂也長民之道盡於此矣近之議計吏者恒舉卓異此其名自非盛世所有於是舉廉吏以爲世道日汚士之忘其簞簋者衆宜特舉之以勸廉夫所舉者無幾耳其餘皆墨耶或曰此廉之尤者也

是亦卓異之說也。女不貞不可爲女士，不廉不可爲士。生溷濁之世，而以廉自見，君子耻之。夫稱循吏則廉不足言也。故公儀子之拔葵，曰恐奪民利而臧文仲之妾織蒲，孔子以爲不仁。當今之時，而有以廉爲不足言者乎？其曲陽許公乎？曲陽恒冀之巖邑也。地磽确，民貧。又癸未迄今三十餘年，畿內常多旱，天宗爲虐，人或助之，卽浩穰縣亦鮮富家。如曲陽者，逃亡之遺黎，僅存視息耳。許公下車而盡傷焉，乃徧詣諸鄉亭，召父老問以所患苦，宜

除所便利，宜興至縣朝，一一行之。不遑退食，事從寬大，滌去煩細，禁民勿輕訟，勿奢侈，勿游惰，勿博，勿醬酒，俗尚鬼神，民稍有衣食，卽醵金建浮圖祠，廟無遠近，徧走禱祀。公力禁之。今年三月不雨，至於六月，公出倉穀賤糶之，而後聞於當道，民賴以無轉徙。公愷悌溫恭，爲政不厲威，不務名要，在使民安息，然久之當道者皆稱其賢。他郡邑長吏有各赫赫居公上者，多非士民之意，往往漸以虧折，而公愈久而人愈信之。三年上其狀，主爵

奏稱職

封郎官

贈其所生廣文鄭君振馬君橋及諸生人人欣喜
二君來徵余言爲賀余聞許公博學嫻文詞自公
之暇則散帙濡翰數引諸生與之講藝公吳人也
殆聞子游之風而興起者乎夫其政固自不與俗
同公八世祖吏於均州歸人士挈瓶水贈之題曰
寶廉公父以名其堂而銘之示子孫公之禔福曲
陽蓋得之貽燕云其昭受

國寵不亦宜乎夫惟以廉爲不足言者乃真廉也
不務爲廉名者乃真循吏也余深憫夫今之人故
于許公不勝其歎服焉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此之謂也

賀樂城劉公榮被 恩典序

天純佑我國家德茂逾乎十世福祉尤盛比者
今上以皇太子誕育皇孫加上

聖母徽號忻然悅喜穆然思惟所以崇慈極孝錫
美行慶乎無疆以答上天之休者乃下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九
覃恩之詔守令政逾期月賢能預薦者

賜之璽書

封其父母不俟考績之期藥城劉公視事二年當
塗者薦舉數矣昭受

天寵光及所生樂之搢紳先生父老子弟無不謹
乎歌舞學博劉君讓先生君廷侯君維貞及諸生
將修賀於公而屬余爲之言蓋公之父曰慶泉先
生嘗爲鄙令余弱冠師焉公其時財成童與余爲
通家兄弟知公之深者宜莫如余余嘗聞公之所

以治藥者矣公天性慈愛不喜笞笞人聽訟不輕
繫治輕者主縱捨重者主疑恕論當之成猶有所
不忍下車逋稅三千有餘令民自輸納無吏卒叩
門之擾又如數而止不多費一錢肩摩踵屬而至
者三日而告完此以後公惟與民酌爲期無或後
者邑地羸薄俗尚勤苦而少計慮遇旱澇坐蹙公
督令穿井近千轆轤成雨而自浚水有長隄雖大
水魚鱉麻麥各得所處又教民栽桑棗十四萬有
六千有八百餘章幅田障路丹實紫椹爛然被野

客歲之冬公察民之不給單騎下鄉一一隱親其
尤貧者籍記之無何而上官煮粥之令下卽各於
其鄉不贅聚時時往視之無問風雪樂之民甚樂
公生於學門文章豐艷每朔望必升講堂爲諸生
剖析經義燕其疑每季必較文藝隻語之善獎不
容口創立社學三十三處羣邑之童子爲幼學定
矩以教之勤者有賞至於力行鄉約講明

皇祖之訓彰善癉惡以樹風聲鄉兵每月操練以
厲武節善政良法未可悉數其大指皆吾師之所

以治鄙者也然吾師當隆慶時天下方太平今時
勢甚難矣樂之衝於海內十五而九而加之以貂
使四出僣從如雲雇車僦馬橫索無厭公極力調
劑往時長吏所取於郵驛者一切皆罷樂之人用
是以免於梟散又風俗日壞人懷奸利盜賊多有
公明徹果斷法令周密而精神夤姝瞬息而再撫
四境之外常有餘力是故庭無舞文之猾市無瞋
目之豪鄉無胠篋之盜塗無越人之警入其境草
木茂而魚鳥樂則猶夫昔之太平也以此荷

天寵雨露被於靈根而光輝燭於玄壤豈不宜哉
蓋余讀

上之詔書及所

賜公璽書稱公之賢以泝於吾師喜極而繼之以
嗚咽焉國家之待臣子若此其厚也考績之期既
有

恩紀復推

尊親之意徧及於臣子之親卽隨牒萬里者靡所
弗暨而況畿輔之內咫尺

帝座者也孔子曰敬其子則父悅爲臣子者華及
其親而不思致身以報主豈惟非臣亦非子矣今
天下之日騷而百姓之弗康何哉恐未可專尤中
貴而徒規

主上也公習聞吾師忠孝之教自茲必益殫忠勤
以報

主顯親於不朽顧安得天下之爲臣子者皆無負
國恩汔可用康也哉

賀欒城劉侯榮被 恩典序

隆慶中我慶泉先生以楚名士來爲鄱令余得師事之先生教之甚殷愛之甚渥無異於子弟余受知最早旣而郭侍御華伯師事之其愛之如余兩人者後先賴先生之教以升於朝先生才德俱高問學淵雅其設行自與俗吏迥絕民浸於實惠而士變於勤教好若芝蘭愛若父母三年考最璽書褒封之無何而調遷安以遷安邊虜急才故士民不能畱老幼追送出境數日號泣不忍捨則共立石紀德美繪像祀之自遷安入爲大理久之

奉

命恤刑苴蜀道出栢人鄱之士民車者馬者步者執榼提酒以再見顏色爲幸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吾師之在高邑其樹德也長矣去高邑三十餘年而陽竺劉侯來爲欒城令劉侯吾師之仲子也欒去鄱兩舍耳鄱之人皆曰何不遂來鄱意吾師賢者其子必如吾師而侯之治欒果如吾師其士其民便之果如鄱之士民之便吾師者政聲光美後先相望未及三載值

今天子以皇孫誕生加上

聖母徽號下

詔有司之賢者皆得

褒封其父母於是吾師以廷尉晉秩加等樂之人皆曰侯造福於樂宜其被茲

恩也鄙之人皆曰侯之先公造福於鄙宜其被茲恩也夫鄙之人所爲悅侯者非特其先德厚也侯之孝實有以感之侯下車鄙之士若民郡往見之侯見之若密親昵舊睽隔之久而一旦遇之也嬋

媛焉繾綣焉不勝其喜且戀也諸生之勤學能文者侯皆罄赤心之愛而盡引拔之力非純孝曷能若此乎昔者舜以孝治天下命夔典樂作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以賞諸侯南風孝子之詩也薰兮以養萬物父母之德也賞諸侯使同孝也

今天子大孝蒸蒸遠協於舜因尊崇

聖母而榮及臣下之父母其南風之賞乎劉侯足以當之矣夫南風者夏之風也其德爲火孝火德也惟孝爲能報其親報自愛生能愛其親則無所

不愛矣諸侯孝則天下之人皆被其愛矣故君天下者愛臣以及民治國者愛士以及民昔者吾師之愛士至矣既勞來教誨之又用形家言改修學宮落成之外有吉夢焉自占之謂余曰吾子其翔乎明年而余果舉於鄉自茲人文日益盛蓋吾師之有大功于趙如此越三十年而有子嗣興復來茲土用其所得於家庭者以臻清平受國之褒顯而門弟子獲効筆牘之役讚述茂德揜之不朽豈偶然哉豈偶然哉茲所謂仁人之利天道運行者

乎

賀邑大夫澄源丁公考最 恩褒序

丁大夫爲鄣三載考績最

天子葵之贈大夫父如其官母爲孺人于是學博韋君王君洎諸士往賀之過趙子謀詞趙子曰今之學士大夫有志于唐虞三代之治者皆謂古之教者以倫常今之教者以榮華以榮華也者之謂無教余以爲此弗學之患也學也者覺也舉世惟榮華之欲其誦聖賢之言以爲利梯其都榮華以

爲學獲夫聖賢之所以立言何耶、國家之所以榮華我又何耶、皆弗覺也、弗覺與弗學等、弗學雖教之弗入也、與無教等、請就丁大夫之事而言之、子之考績而最旣錫之、

寵命又上及父母、此亦可謂榮華矣、上之意、母亦謂夫臣也、精心殫慮以晏粲吾民、是不可無勸而爲之、父母者能有是子而教之、忠以至今日子之功、父母之功也是尤不可無勸、嘉臣之忠而遂成其孝、此于君臣之恩至篤也、而父子之性至遂也、

夫臣也以忠而光所生、則孝感君之成其孝也、則愈益忠天下、皆子也、皆欲孝其親乎、則皆思忠其上、天下而皆忠孝、則倫常敘矣、孔子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教而教之不若敬而悅之、榮莫榮于敬其親、凡人敬之、未有不悅者、而況后王之尊而敬吾親也乎、此榮之極也、悅之至也、有不踴躍効忠者哉、故敬而悅之者、教之精者也、昔者舜命夔典樂、作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以賞諸侯、南風孝子之詩也、賞諸侯以孝而有

不悅者乎海內同孝忠在其中矣蓋聖人之教天下也如此丁大夫忠道得而孝情遂悅可知也二君諸士之胥悅不亦宜乎于是二君諸士皆大悅曰世之學者日被聖人之教而弗覺也夫亦無覺之者也先生怛之矣以此賀丁大夫彤彤陶陶也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賀邑父母澄源丁公考最 恩褒序

余觀夫海內垢敝蒼生監窘未嘗不仰屋而歎也夫

國家之所以待士大夫者豈不綦周渥哉自爲弟子員則業已優閒而餼養之使得博精於學一旦而授之官儼然臨之乎人上林林之衆撫委而服入則溲食出則澤車津及姻族而資說士迨夫三年報政稱治辦

上輒降璽書褒封之又褒封厥父母及妻噫嘻主恩厖鴻哉人臣宜何以圖報也而治理之多缺洽平之未輳何耶豈以

主恩若此而澹不爲動耶將郡國所上治狀未可

走忠義公文集 卷之九
三十一
倏然據耶不者報政之牘至主爵所日無虛每偶
月而奏之恒數十人皆被

褒寵豈其循良滿天下而民不獲小康恐不然也
若丁公者則其屬

國慶甚當鄙小邑也然頗廢亂自余所睹記吏于
上者皆以爲難多不得久任卽久多不得與薦書
而故事非有薦書不得

封蓋亦難矣丁公顛昂明睿文武具足下車之始
若長子孫周知民隱鎗夷積蠹左右無猾里無冠

虎先是倉靈弗福入蜡不通者累歲盜賊多有而
鄙獨無刈穫之際孤寡得滯穗無敢鼠竊者邑甚
安是以當道者屢薦其賢用能昭受

天庥光慶父母豈不禕與夫身處華貴之地而爲
之父母者老於田間曾無半通之綸盈尺之組又
祿不逮養世俗之所謂得意者正君子之所惆然
不嗛者也

上之人輒嘉其潛德沂諸義方一旦而貴其父若
子母爲命婦何體臣之周而旌淑之厚也余固知

公之圖報愈深也圖報愈深則所以顯其親者將
有加而無已馬季長之言曰君子行其孝必先以
忠竭其忠則福祿至矣薦紳父老屬余言以賀公
余既述公之有大造於吾邑又明
國恩之厚冀海內之士大夫感激圖報者與公同
心不敢徒以美也

賀王心翁老先生考績榮膺 勅命序

朝邑王公爲清苑三年考績於主爵最

朝廷賜璽書褒稱之

封贈其父母以及伉儷王公之爲清苑未三年以
先爲無極而三年也王公之爲無極數月耳邑改
觀其最可紀者邑在郡之東小而僻不知何時一
二過賓避郡中之人事岐而繇無極無極之過賓
日多遂成孔道民不能支有司甚苦之若大水舍
其渠而旁流不可堙也王公至則力言於當塗者
移檄孔道州邑客有欲過無極者勿許久之使車
盡出郡城而無極安矣王公數月而除多年之害
貽無窮之福于是當塗者以無極不足展公之才

言之主爵移公清苑清苑保定首邑多事夷漢雜
居謹俗獷戾又四輪之地令迎送不暇公視事未
幾而几閣空虛非獨不苦迎送乃從容款接曰天
下之賢士大夫咸在其中矣公好古教化而見民
之失業者衆其勸課農桑若祖父之勤家無牛種
者給之流冗者聞之皆歸而北方常苦旱客歲忽
大水公多方賑濟邑之貧民以至四方之行乞者
病而呻者棄妻鬻子者所全活不可以指計清苑
之民晏也粲也公時時以孝弟忠信訓誘之往時

無賴子弟縱博營酒橫行里中者皆斂迹屏氣而
擒盜有法室律甚嚴四方之出塗者不聞鳴鏑之
聲公聽覽之暇乃進邑之諸生與之談經術騁疑
義較文詞賞奇藻人人醉於道德飫於典雅文學
之士增增蒸蒸稱盛矣大都公誠心任事見之旣
真不恤毀譽利害而運之以雄才無不達也舉之
以大力無不勝也是以處繁劇盤錯而綽綽有餘
然恒以惻怛長厚爲主邑人士有所遭不幸而爲
鄉訕所點閉門不出有司亦不復偶之公獨造門

請見慰薦周渥拔於陰關之中置之丹霄之上厚厚君子哉是故無極之人聞其將去麴赴長安畱之不能得思慕至今而清苑之人浸于愷悌無不式歌且舞夫清苑京輦之門戶也所係於國家甚大王公建茲丕績其茂膺

天寵豈不宜哉關中之士大夫仕於長安及燕趙間者將稱觴於公而屬余頌清苑之政夫王公可謂學道愛人者矣世之俗吏安知愛人故俗吏者可驅使而不可牧民何則彼不學而用其資材無

惻怛長厚之意也王公少而學於同邑雷侍御旣而復學於同州馬尚寶而余親郭侍御宰朝邑時王公爲諸生出門下此三公者天下所謂正人君子也王公皆從之學室芝蘭而佩蕙蒞何怪乎其芳之菲菲也哉余慨天下之治壞于俗吏黔黎弗康故因諸公之請本原事業而著之用人治世者或有取焉

賀邑父母栢翁晉公榮薦序

粵稽成周以聽官府之六計斷羣吏之治一曰廉

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言爲吏者雖兼有衆長必以廉爲本非廉則用其所長以爲攫取之具收虛名而播實禍民生殆矣故殷王之誥曰朕不肩好貨好貨何必言不肩以其中有熒聽者也趙子曰異時

國家曾以上計舉廉吏未必能保厥終卽保厥終往往詭激苛碎或恃以爲刻礮甚乃忍於賄而媚於位爲世觀笑夫士人之廉猶女子之貞也貞僅可以爲女廉僅可以爲士廉之著名舉世污濁也

故有廉而不善不能不敬不正不法不辨不善則惡不能則罷不敬則肆不正則頗不法則軼不辨則憊如此者則不若刻木植土而號爲吏不食祿又不害民嗟乎嗟乎當今之世求一廉吏殊亦甚難而況乎兼六者之長哉若吾邑晉公者卽當成周之隆亦可以爲吏治之最矣姑舉一二事公下車卽與士民約誓令有如以贖鍰毫釐入私橐者神明殛之俾踣於異土而近年有司率手涉錢穀私其奇羨公白之當道以爲非舊章欲一切委之

於下令督趣防閒之耳當道未之允也公行之不
疑諸輸稅縣寺者率如往時多持金錢既至正供
之外毫無所費各以其所餘見父母妻子曰此晉
大夫之賜也計歲省數千金邑有社倉令名以秋
入粟至春而還之久之乃成官粟重歛而輕散之
其弊無窮公請之當道革之夫世之所謂廉鮮有
出于中心者故每鷄廉而狼貪以四境爲私庫以
民田爲私廩而惟其所取自非大愚皆可以享厚
實而兼榮名而公不爲也斯之謂真廉斯之謂大

廉而惻怛發中殊善也剽裁無方異能也儼思猶
畏祇敬也履繩蹈墨至正也如霆如嶽允法也若
數一二昭辨也昔臯陶稱人有九德得其三者可
以浚明有家得其六者可以亮采有邦晉公所得
與廉而七焉以此集事其何所不徹以此行惠其
何所不究當此時天久怒而莫豸郡國數荒流者
滿塗僵者滿溝而吾邑之民得以父子相保夫婦
不散邑之父老皆曰不意暮年得見晉大夫不者
且不知世上有此等官婦女兒童無不忻喜以至

他郡邑之人行道路蔭樹下者聽之皆稱高邑晉大夫云嗟乎嗟乎安得爲民父母者人人如公以拯此黎元也公任未十月而聲名颺起中丞王公直指傅公徐公交薦於

朝往者薦吏必於朞月之後公之薦獨蚤前此所未有治行夔卓固未可以常數拘也蓋公之父中丞公爲天官氏典選人不敢私干所至重名節而輕世榮畏天道而忘權貴未老抽簪樂在塵外三晉間號爲大人余友魏懋貞撫晉甚重之向余亟

稱中丞公賢者諸子皆賢晉公方介之性玄通之識旣得之妙氣又陶染於趨庭其翹出一時不亦宜乎公之名立矣忠孝之節成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而子思釋之曰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夫譽也者人生之至榮也造化之所重予而君子之所欲得也一日不得則一日不得慊故以蚤爲貴能蚤而永惟君子能之晉公以之余之受知於晉公也至深邑縉紳先生賀公屬言于余是以効其干旄之

忠如此

賀邑父母栢翁晉公榮薦序

今之舉吏治者必於一年之後蓋孔子期月而可
之意也吾邑晉公下車八月而御史大夫王公直
指使者傅公徐公俱薦之廣文邢君姜君及通學
青衿忻忻焉濟濟焉至趙子之廬而屬爲詞以賀
趙子曰邑有賢父母而上之知之若此余曷敢以
不文辭夫公論出於學較今日諸君畢集請揚權
晉公之德以風有位而備信史勿讓於是

趙子曰昔司馬子長傳循吏於春秋戰國之間僅
取五人何其難也夫晉公者其可謂循吏乎趙子
曰可哉學者多尊古而卑今不知今之君子有古
人之所罕及者且子以子長立傳之意何如哉曰
子長固言之矣奉職循理足以爲治何必威嚴蓋
吏以愛民爲主故取其寬和平易不者雖殊尤絕
迹不與焉趙子曰未必然也子長之時主上好武
軍興多財匱吏爭爲嚴酷以佐之故傳循吏酷吏
刺譏焉若生今之世或不作此論第刺貪耳子產

鑄刑書非不威嚴者公儀子之廉至於拔園葵石
奢李離守法不顧軀命殊尤絕迹何加焉孫叔敖
行事似平易然其君作重幣市亂而請復故今之
爲吏者不敢拂上官之意而孫君改主上之所建
立以便民豈易也哉然僅可稱奉職循理以視世
之廢職逆理者則若奇耳晉公以極廉矯當世有
司皆手弄錢穀代下人之事而牟利公請之當道
復故未得而公獨行之邑有社倉公曰是劉般之
所云常平倉不便者也請廢之訟獄之罰金悉以

給公用曰腴民自潤鬼神其殲之夫孫叔敖出一
言而楚民賴之然不過復錢幣之舊若晉公之三
言者其爲民之利益今無限而後無極豈不休哉
晉公天稟明睿洞照事情往解馬于僕大夫者令
長自閱馬實不知馬而信馬醫諸人以是所費甚
多公曰吾不知馬爾自閱而買之而解之不中程
有罰解者不費而役竣夫他人以閱馬爲勤職而
不知其擾民也公乃以不閱馬便民是勤職之精
者也故曰行所無事則智大矣此舉世之所罕喻

此歲凶荒賴公之休息賑救以免於流徙而奸民
不悛者具得其主名取魁宿寘之于法聽斷主哀
矜私鬪者文諭而遣之以是邑無怨咨之聲無博
酒之黨無昌翔之桀無寃抑失職之悲以至隣封
之來質成者人人厭服而去若晉公者可不謂殊
尤絕迹者耶然晉公事順民情往時市販貧民皆
役於官每出見上官卽屠兒餅師皆隨之其所遺
餘卽腐敗皆以還其人其他如市物虧價之類皆
公之所殼而不忍爲者也世有子長之筆則所稱

循吏者舍公而誰哉子又何疑焉廣文及青衿合
詞而稱曰善哉乎諸生知公之賢而不足以知其
深聞先生之言洋洋乎若遊玄雲而含甘露豈惟
一邑之幸所謂樂只君子邦家之光者耶遂相與
書之以爲公賀

賀邑父母月翁張公應薦序

夫仁人君子濟物之性得之於天一旦而結綬臨
民其所以爲綏寧計者必竭其心力而圖之非求
人知也至乃遭時之艱難其竭心力百倍於無事

時而往往翳於讒人當塗者不察也譬之戴盆無以望天躬之不閱而安能恤民此勞人所以傷懷古今之所共歎也昔扁鵲之衛衛人有其子病者危甚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其人不聞天下有扁鵲也曰此非子所能治乃求靈巫對扁鵲而呪之扁鵲遂去靈巫竟無能爲也夫仕以救民而曰人不知無傷是爲醫者欲人以其庸醫也雖扁鵲不能與靈巫爭用當今之時所謂時之艱難非耶天下之無年久矣而燕趙尤甚乙卯秋張公來典余

邑是時開府王公方日夕討荒政而亟行之廩庾之所積悉出以賑民不贍則

請發山東臨清德州倉米十萬石平糶于民公下車則正

報可之日也乃延見士大夫父老具知邑之地瘠而民貧故不若他邑而歲復比荒民之迫窘墊隘尤甚乃徧歷鄉亭集貧民而觀其狀聽其言餓而望哺者各於其近地設粥待之居遠而力憊者人粟之穀四斗壯者耻於食粥三之凡三等約六千

餘人邑小於他邑而所報貧民之數多又得臨清倉米四百石行平糶之法民是以室家相保免于轉壑流冗之患于是王公疏薦其賢邑士民人人胥慶以公救民於阽危而王公之知之也公會宰三河三河之無年猶高邑也而加之以傳遽旁午貢夷往來躡轢橫索公畢慮而底寧挺身而任怨三河之民如漬病也者而獲蘇矣其州守心害之而每事掣曳不能得遂讒之當塗者小言爲毒移之余邑公文明內蘊淡素無欲所至惟知耆于其職可進可退不能媿阿逢世是以躡於初筮王公特知之性仁乃能廣愛心精乃能玄照豈偶也哉余邑與三河皆

畿輔之地時有自京師來者見三河人士皆稱公忘身急民余聞齊魯之賢者皆稱公居家孝友行已端處鄉厚王公之薦牘曰媵修恬養可謂知公之深者矣夫天下何可一日無仁人君子哉其領民則大旱之膏雨也其察吏則昧谷之白日也在位者共繇斯道將天宗降福玉燭常調豈特野人

之幸哉

賀大循良卽臺省象翁王公榮薦序

恒山之屬城在東者近運河多富饒在西者近山多貧敝臨城居西南隅西爲山西境南爲邢州境稍遠然皆山也可田者少東北無山然不過十餘里地磽确收入甚薄其山童無所出山下往往出細泉莅莅鳴石間卽蒲葦不生無論魚羸民之壯有力者大抵皆伐石山中矻矻竭力賣之以爲衣食無他生計臨城之民可謂極貧敝矣而又遭陽

九之厄害氣無終歲歲皆旱兼之以蝗螟種入於地往往棄之而催征孔棘腴削日甚蓋畿輔之內皆然而臨城益爲難支洛陽王公至覩百姓之憔悴怛焉痛傷賑濟之方竭盡心力無贅聚無稽緩無弊竇民沾實惠節嗇清淨務在與民休息郡邑積穀有定數穀取諸諍訟公以年荒禁訟乃捐俸以糴蝗飛蔽野有田者不能盡捕也公下令吾以俸糴蝗每一斗與錢幾於是貧民爭捕之而蝗盡家人往來潛於他處僦馬邑之人弗覺也先是芮

城任公爲邑救荒備極苦心民有更生之望而主
爵者調之獲鹿臨城之民麋集而籲于余之門曰
願爲我請命於當道借任君無調也余亟爲言之
而不能得任公竟之獲鹿而臨城之士民相顧五
色無主曰已矣是吾邑之命宜燿也安得復有如
任公者乎卽余亦咨咨嗟歎之無何而王公至其
潔已憂民事事如任公也而任公之在事淺其徵
賦清而未革投櫃之法投櫃起於近年繇櫃而庫
而囊曰羨餘云身則如此吏胥之弊益不可紀極

公至革之而第令人守視於是民若出湯火而沐
清風於是士民皆甚喜曰任公之去也衆以爲安
得復如任公者乎今王公乃復如任公是吾邑之
命不宜燿也神人訢暢歡聲四聞未幾朞月中丞
王公直指徐公交章薦之邑之士大夫將賀王公
而屬趙子爲言趙子曰始者父老子弟求余留任
公而不得也余甚憂之今而復得王公是任公未
去也漬病尪羸得良醫以有起色而有力者奪之
乃又得一良醫良醫非易得也是其人宜活耳今

之置吏付之探籌投鈞以戰百姓之命賢者未易
得而臨城再得之若二帝三王之世其民當不知
岳牧之可喜凡非所冀而得之者其喜自甚夫以
士民之所喜惟恐上之不知也而當道者俱薦之
此其喜當又甚焉王公之憂民若集蓼食荼今而
後其亦可以解顏也哉

賀惟則膺薦序

今夫天地之所生排虛躋實根著浮流之類神農
岐伯舉其常大禹伯益搜其異雖纖鉅異宜其爲

有用一也至于鳳麟之瑞金玉之寶芝蘭之芳松
栢之貞則同類莫與比焉夫豈惟物哉人之才不
甚相遠固不乏可用者至以品求之則指不易僂
也夫才也者可用而不可貴也惟成品乃貴春秋
之時才大夫甚多孔子不取也曰斗筲之人耳孟
公綽當時以爲才短而孔子數稱之誠貴之也故
曰衮篲日用而不藏於篋言其賤也無品之人躒
高持要惟知有富貴否則狙偏指騁私智以與人
爭其爲人國之害不淺是故古之聖王尊賢使能

而天下治末世反之而天下亂夫能者而可以使
賢乎王惟則之與余遊久矣其天骨固與俗異而
又殫心聖賢之學試宰雄縣甫期月而困者蘇流
者復獷者馴弱者植寃者姦盜賊鮮少獄訟衰息
惟則之政大率煦於良實而威於不吉不弛簡易
清靜而事所當爲輒用馮河之勇雄周於水而隣
國之豪欲禾其孺而壑雄其當事者偏聽而助之
惟則力障之乃噤也中官之貢包匭者所至恫擾
輜重中雜以土墜惟則發其狀於當事者

奏治之其不畏疆禦如此然惟則一掬誠心可信
於神人其於才品可謂兼之矣惟則政事之暇進
諸生而試之拔其雅者集文繹自爲講析不倦又
試邑之童子秀者爲行束修延士之有文行者師
之時至而俾之業此豈俗吏也哉然當今士子之
學俗學也才吏有能之者大抵人品生於天而成
於聖賢之學才吏可以聲名治辦得而人品非親
見之不敢以輕與也余與惟則遊久故稱其才品
比者直指薦之韓生文王生之彥來求余言爲賀

韓生者爲童子師者也惟則之才已著而人未必知其品余隱矣望惟則之救天下也用人者倘聞余言而有合焉

賀澄翁父母丁老先生應獎序

余讀詩至大東則未嘗不撫卷而歎也夫大東告民急也其言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道叔季之世建官非減於昔

也其勸課農桑之令非不下也其一時在位者又非皆息偃在牀也事其所事而不在民名千百而無一實是以朝盈塗塞而民無所賴也今天下之論治者曷嘗不曰守令重其用守令也曷嘗不曰選擇其爲之守之令者曷嘗不曰盡職追而察之皆終日矻矻未嘗自暇逸也而杼柚之空徧于四國嗟嗟永歎天爲降戾豈非人懷自爲之心忘國與民取一切虛文而實爲之以相熒哉邑侯丁公資材開敏識度沉毅而以豈弟爲主初至值旱數

年民窮甚極意拊掩往積寬成玩左右多漁蘇害
民鄉曲多惡少輕俠之徒連結爲一潛執是非之
柄以鱗里中公善用耳目悉收其豪寘之於法有
犯臧比爲盜者其父恚曰呼吾祖世良實是子乃
盜當遂斃之耳公聞之曰法不過城且奈何令人
絕天性之道竟縱舍去法不假易又體恤民情如
此是以輕民畏而重民安于是直指使者何公龔
公皆以書勞之如前之云權輿若是必爲循良無
疑人多言邑玩難治公之治數月德音亨于上下

如其易不玩而後易必栗陸大庭之世可南方之
民其惡也人知之慮北方之民其惡也人不知之
慮不知則無震無震則武斷不行武斷不行則蠶
食不獲夫其揭前茅而行也而長吏不聞是邑之
難治耶今其人非盡去而巷無目攝之侮夜無干
楸之虞何耶公以逋靈之資易于邑不足爲異乃
其察而能厚嚴而能惠故足大耳趙子曰丁公之
授吾邑也余方造文部當事者問邑難耶余曰微
夫人則難之當事者持簿指公名是吾知其才可

界也知其才而事之是撥麴也知其仁而民之是
雨沙也於公可睹已古不云乎先王之所重者惟
終與始是則區區于旄之忠哉

贈一峯張廣文應獎序

余少時見燕趙之間士質朴少文其所爲文大率
明白洞暢直敷心腹而已故以文取青紫者寥寥
也而吾鄙爲甚論者以無以興起之故然其時風
俗淳厚閭閻富貴號爲治平邇來文日以盛士大
夫日多而海內焚焚脊脊多事矣豈海內多事而

燕趙始文耶夫燕趙之間質朴少文所受于天也
欲變而之文猶欲變大江以南而質也夫大江以
南萬山錯互谿谷鬱橈人生其間安得不文冀州
之地樓閣恒岱太行爲恒嵩高有閬中爲庭除四
望無丘垤焉斯其於人也不爲質朴無文乎其于
文也不爲明白洞暢直敷心腹乎晏粲日久古教
漸滅人之才識機力盡用之于邪侈其衣食器用
言語文章無非邪侈也者華離險棘之詞塞天下
盪心駭目而燕趙之人稍爲所怵誘而效之而質

近日文事

漸盛而

國以止先

生以及此

朱

朴之風漸不可復矣故燕趙之文盛世道衰之徵
 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次剝于賁其說曰賁者飾
 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而孔子卜得
 賁曰不吉子賁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
 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何好乎燕趙之文也文
 而趨于靡也是賁之象也識者之所慮也以峯張
 先生滇中產也其人亮直淳素表裏如一倜儻磊
 落不屑苛細大類燕趙間人其文依于大雅而出
 之所獨得不隨俗求售斯豈非瑰琦性有超出倫

等者乎先是鄙士恒五六年一舉于鄉而乙丑
 至今成進士者三人先生來署學未幾今年復一
 人舉于鄉在鄙為士大夫多士子之文又大異往
 時論者以為盛先生固能文宜其不變乃爾然先
 生之可師正以其人質直不徒以文其所謂文有
 先進風故足尚也學使者李公直指方公相繼獎
 之大都言其文學善教余恐諸士未知先生之所
 以不可及與今之俗士文同類稱之又不足以燕趙
 之文為慮而日趨于靡故具為道之先生行且入

對

大廷山澤之癯舉其慮天下者屬之先生矣

卷之六
正六十年一舉于嶽前丁丑

此先生歿後刻蓋未經手訂者故題目多備
書鈔寫如大名世大台柱等尚宜刪改

丙申閏午望前一日書

於沿村疎宜草堂

此冊皆應世之文不

免套數然亦依理

乃言未若他人汎諛也

辛亥六月重閱

Handwritten text in a vertical column, likely a title or chapter heading, written in a cursive script. The characters are difficult to decipher but appear to be in a South Asian script.



